

尊周錄
卷

U 6
4076
1

卷一



門 9 伊 6
號 4076
卷 1-2

尊周錄年代道統

皇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申在位三十一年

惠宗文皇帝建文元年己卯在位四年

成祖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在位二十二年

世宗昭皇帝洪熙元年乙巳在位一年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丙午在位十年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在位十五年傳位前後二十二年

代宗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在位七年失位



英宗復位 天順元年丁復位八年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乙在位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戊在位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丙在位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壬在位四十五年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卯在位六年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在位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辛在位一月

熹宗愍皇帝天啓元年辛在位七年

毅宗烈皇帝崇禎元年戊在位十七年

福王弘光帝元年甲申

唐王隆武帝元年乙酉

永明王永曆帝元年丙戌 止於辛丑七月

大報壇配享

洪武高皇 武寧王徐達享祀九月十八日

萬曆神宗 忠烈公李如松 十二月二十五日

崇禎毅宗 文貞公范景文 九月十八日

尊周錄年代

尊周錄凡例

一事系君上處當尊之極行而為取簡省只用間一字之例也

一凡和篇諸臣各書其號以申景行之意新膽篇諸臣則以其歷尊故直書姓名

一諸臣事蹟各據其誌狀以記之無誌狀則姑闕之以俟後

一凡修潤處不別標識而其添補則稱附以識之

一凡闕處皆在剝地以俟追補云

皆在所畧而只取其尊周者載之爾
一弘光隆武永曆等年辨固皆是正統一脉而前後公私
文字皆記 崇禎今仍之以寓丁丑無限之痛云

尊周凡例

尊周錄目錄

乾

卷之一

奉朝始終

附南漢事實
藩館錄
南漢處義

卷之二

再造鴻恩

卷之三

亦和義蹟

坤

卷之四

薪膽大義

卷之五

思漢歌詠

外篇附

尊周錄目錄

尊周錄卷之一

奉朔始終

楊山趙重健書

臣謹按粵自我 康獻大王建義斥夷順天事大 高皇

帝賜國號秩視親王 列聖相承世恪侯度至誠不貳

天王眷佑亦三百年如一日至於再造之恩尤萬世不可

忘者則丙丁之事耻孰大焉雖然伊川被髮天下滔：而

東魯一區薪膽猶苦則庶寓此尊周之誠云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一年戊辰高麗王禔用崔瑩詐命我

太祖為將進犯遼東諫曰以小逆大不可禍不聽 太祖退

而號泣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禍遂停洪武年號全國人復



胡服督遣兵馬行渡鴨綠江至威化島亡宰相繼於道 太祖諭將士曰若犯上國獲罪 天子生民之禍立至盍與卿等歸除君側之惡親陳禍福以安生靈乎遂回軍至 京復行 洪武年號禁胡服時 帝聞本國犯順將欲親征奏至遂罷

二十五年_{壬申}我太祖大王即位于松京 帝敕曰國更何號星馳來報 王取朝鮮和寧等號以聞 詔曰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仍賜九章冕服秩視親王禮部咨曰欽奉 聖旨覆載之間生民者莫知幾何或興或廢豈偶然哉非 帝命則不可三韓臣民

既尊李氏民無兵禍人各樂天之樂云

王遣使長壽入謝 帝引見便殿備說得天下之由因曰汝國亦如是矣苟天人不與豈可以智力取之

二十七年_{甲戌}移都漢陽 帝以奏御表辭倨傲詔徵親王子王命 太宗與趙胖奉表教奏上國人士皆補朝鮮 世子而尊禮之及至 京師 帝引見再三優禮遣還

二十九年_{丙子}帝以賀正表有戲侮語徵撰表人鄭道傳補疾權近請行 王曰予之向 帝之誠卿之向我之忠天日之所照臨也近至 京師叩頭謝曰臣等生於海外學未通方使吾君忠誠不能別白於 天朝是臣之罪非王所知因亟補

王事天之誠 帝然其言待以優禮命題賦詩九十八篇
帝嘉覽不已仍敕仕文淵閣 親製律詩三篇以與之遂命
遣還

宸藻 附

帝手書曰賜朝鮮國秀才權近云

鴨綠江詩曰鴨綠江清界古封強無詐息樂時雍通逃不
納千年祚禮意咸修百世功漢代可稽明載丹隋征須考
照遺蹤情懷造到天心處水勢無波戍不功 高麗古京
詩曰遷遺井邑市荒涼蒼蒼盈眸過客傷園苑有花蜂釀
蜜殿臺無主免為鄉行商枉道從新郭坐賈移居慕舊坊

此是昔時王氏業檀君迹久幾更張 使經遠左詩曰入

境聞耕滿野謳罷兵耨種幾經秋樓懸邊鐸生銅綠堠集

烟薪化土丘驛吏喜近安遠至駟夫欣送穩長遊際天極

地中華界禾黍盈疇歲：收

建文四年欽差翰林金陵端木孝思識之曰權可遠之
學本諸春秋禮義禮義之大宗也胡朝鮮箕子舊封海
外鄒魯而可遠得蒙 宸翰之賜不特為一
家一國之榮且為千百載之榮矣何其幸也

三十年 帝思見 王容貌遣畫師傳神模寫之際失於豐嵬

帝以爽真誅其工更遣人寫真取陳榻渴歎曰雖在偏邦創
業之君自是如此

三十一年 帝崩 建文皇帝即位是年 王禪位于 定宗

大王

建文三年辛巳王禪位于太宗大王 帝遣翰林待詔王延齡等賜大統曆誥命等物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帝遣都御史俞士吉等頒登極詔曰

高皇帝棄羣臣建文嗣位權歸奸慝戕害骨肉禍幾及朕欽

承祖訓不得已而起兵以清慙惡不意建文為權奸逼脅

闔宮自焚百官萬姓以朕高皇帝正嫡合辭勸進朕以宗

廟社稷之重已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嘉與萬邦同臻至治遠

臣河峯陳質帝又遣都指揮高得左等賜誥命冠服大學衍義

元史十八史畧及朱子成書等物初王之朝京師也謁

帝於燕邸 帝與言大訖過之款甚 王歸曰我觀燕王天

日之表龍鳳之姿非久為藩王者也未幾 帝果有天下

帝眷王亦異常教嘗謂本國使臣曰朕曾見甬國王真天

人也

五年丁亥王遣世子禔入朝 帝御英武殿引升御座執手諭曰

此賢王子朕甚愛之特賜御製長篇命世子讀過因曰朕猶

甬父也此不是秀才詩賦將有裨於甬國矣仍令陪臣李茂

李來和進乃賜世子書籍鞍馬等物命六部尚書輪替伴食

實曠世之教也

宸藻

泗水東邊舊封域八教疇能遵古式簡編自足鑑安危淵
藪何須更藏憲乾坤履載無不容栽培慶拔皆天工時來
難得苦易失三韓揮霍空遺蹤石渠肆誘恣一作險譎過
眼前看曾一瞥溝婁樹綠草青：雲擁玄菟漢封埒甫家
攄悃事朝廷男耕女織疆域寧吹簷搥鼓日為樂曠野應
無佩犢行鴨綠江流似危酒馬邑都山聯培塿試看徃迹
已荒涼名譽光盛可長久秉心安得如金石堅確惟當慎
朝夕驕盈尺惠鮮永終孰解沉潛到幽蹟昔年王子來朝
享車騎蕭：出平壤清霜殺柳水凝冰回首寒郊連蒼莽
爾禔修貢萬里來年過十五堪成才讀書學道勿自棄勉
旃無使家聲墮從來禍福無扁鑄倚伏之幾乘善惡高山
可礪海可移萬古忠誠是郭郭

○臣謹按一篇 宸翰千古異數雖慈父之詔愛子無以
進乎此者實東國 君民萬世不忘者爾

六年戊子太祖大王薨訃聞 帝震悼罷朝遣禮部郎中林觀等
賜祭以太牢文曰惟王明達好善出於天性敬順天道效義
攄忠恭謹事大保恤一方我 皇考深嘉忠誠賜改國號功
德之著雖古朝鮮賢王無以過也 命謚康獻

八年庚寅王上表進征馬 帝敕曰朝鮮國王至誠愛我哉首進
之馬甚良仍賜彩幣自是每有敕輒補王至誠

十六年

戊戌

王奏曰世子提所行有不堪為後者第三子諱孝

第力學臣民屬望請立為後 敕曰立嫡以長萬古不易也

常道然嗣子之賢不肖係國家存亡聽王擇焉 是年八月

王又奏請禪位 帝遣鴻臚寺丞劉泉諭敕曰王至誠篤厚

祇事朝廷一德一心終始不怠化以第三子孝第力學可以

繼承宗祀且陳年老請傳以位朕惟王識見明達特允所請

今王簡賢命德俾宗祀有托國人副望朕用嘉悅賜王宴樂

不惟王一家之慶且為王一國人之慶也仍封 世子為王

敕曰爾父篤厚老成祇敬天道忠順之誠愈久不替爾亦孝

以事親忠以事上敬謹天道以福一國之人則天心悅豫俾

爾世享其慶今特賜宴爾其體朕至懷於是 二聖受宴于

勤政殿禮樂之盛聳動一國

臣謹按 皇 敕 慶 詔 姑 舉 每 隆 咸 并 著 國 乘 其 畧

十七年

己亥

定宗大王薨

帝遣官賜祭謚恭靖

十九年

辛丑

王表進征馬二萬匹

帝方北征下詔褒諭

二十年

壬寅

太宗大王薨訃聞

帝哀慟罷朝遣官賜祭文曰惟

王篤厚至誠聰明賢達敬事朝廷忠順之心終始不替訃音

遠聞良深感悼 命謚恭定

二十二年

甲辰

帝崩 仁宗皇帝立

洪熙元年

乙巳

帝崩

宣武章皇帝宣德元年

丙午

帝以本國至誠事大降敕獎諭賜彩

幣及性理大全綱目等書

臣謹按天朝寵眷歲不暇
海優俱載國乘也 盡錄

二年

丁未

王遣世子欲賀正 帝敕曰聞世子欲來朝觀已見王

父子忠敬之心然世子今當勤力學問况遠途跋涉非易可

免其來雖已啓行亦令還國承詔乃止

帝仍賜王世子六梁冠服

四年

己酉

王遣恭寧君相請免歲貢金銀器皿 帝曰朝鮮王必

不欺豈強人所無哉仍敕曰金銀本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

但以上物效誠若王可謂卓然賢王者矣自今所遣使人但

以禮待之無贈遺以物朝廷凡取索物件惟憑御寶敕書之

應副若口傳取索及非理需求者悉勿聽王之父子敬事朝

多歷年歲愈久愈篤朕所深知非彼左右近習所能間也王

庭

毋慮焉 帝又賜所御寶裝條環銀帶等物 王世子朝衣

一部

七年

壬子

帝敕令選耕牛一萬隻至遼東和買廟議有欲以罹疫

缺少難堪充教為辭者 王謂知申事安崇善曰予至誠事

大平生以之今以詐言奏請規減是則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遂發遣交易

八年

癸丑

帝敕曰覽奏欲遣子弟詣北京國學或至遼東鄉學讀

書具見務善求道之心但念山川脩遠氣候不齊子弟之來

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憶之情而不能已今賜王五經

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通鑑綱目等書以為教子弟之用

十年^{乙卯}帝崩英宗睿皇帝立

正統六年^{辛酉}敕曰朝鮮自王之祖考暨王事我祖宗以至于今

恭謹之誠久而深篤肆朝廷禮待常加等例以王有宿疾賜

醫方文賜遠遊冠服

七年^{壬戌}達達使人賫書至北門辭極悖慢邊將拒不納王馳奏

京師帝敕曰力拒達達事良用嘉悅王之忠誠朕所素知

初非待今之奏特賜綺幣

九年^{甲子}對馬一歧等島倭侵竊上國地方遇侵濟州邊將論捕

未盡島酋遂捕獻請命王歸之京師以即天誅帝深嘉

之敕曰王克體其先王敬天事大之心秉恭摠誠久而深篤

肆朝廷眷待益隆可謂君臣一心終始靡間者也茲復械送

犯邊賊倭足見王體國安民之意又以見守邊得人而有御

暴之功朕甚嘉之特賜袞龍以寵異之

臣謹按倭倭倭荷蒙天獎者前後存仍今

不盡載云

十年^{乙丑}械送捕倭于京師敕曰惟王世守東陲奉職摠誠益

勤靡懈朝廷嘉善重賢禮遇優加所謂德厚者寵榮王其有

焉曩者倭賊出沒為盜王既生擒賊徒今復獲其餘黨解送

至京益見王忠誠衛國之心良用嘉悅特賜敕書用致褒美

之意

十四年^{己巳}帝北征車駕被遮景皇帝立高皇帝時賜九章冕

服秩視親王惟王世子未有冕服至是王奏請七章冕服矣
帝乃許之

陪臣朴彭年字大壽號醉琴軒順天人間皇帝北狩寢苦
在外憂形于色嘗曰天王之尊蒙塵于外我雖陪臣豈敢
自安佚如平時乎及帝還駕始復寢

陪臣河緯地字天章號迦鳳善山人聞帝駕陷虜居外寢
苦凡八年

按帝之北狩也不聞有一二侍臣奮忠效義而公等以
海外陪臣秉義如此嗚呼使公生於丙丁之年其必蹈東
海而死矣有臣若此國有光矣

景泰元年

庚午

世宗大王薨文宗大王立計聞

帝慟悼罷朝遣

官賜祭命謚莊憲又賜世子誥命曰故王李諱慈惠謙恭聰
明特達樂善循理纖毫能謹敬天事大終始一誠仁厚孚於
國人功烈著於邊境自朝鮮有國以來罕有如王者也爾乃
其世子忠孝有誠敬慎不懈以長以賢宜膺傳襲惟忠惟孝
永率乃父之行茲特封爾為王藩國所寄非德不任惟敬天
奉上為大惟保境恤民為重往膺朕命益紹先榮

三年

壬申

文宗大王薨帝遣官賜祭命謚恭順端宗大王立

七年

丙子

世祖大王元年請遣世子入朝帝曰國王要遣世子入

朝此古者列國世子受命于朝之意也亦人臣敬上之所當

然第今天寒跋涉艱難若世子已到闕上即便入朝如未到
闕不必來朝 世子已登途聞命遂止

天順元年丁丑英宗皇帝復位遣翰林陳鑑等諭敕

四年庚辰王以本國在海外書籍鮮少文學未精請遣子弟入
學 敕曰前代之制或命八才子往教或許遣子弟入學如
王彬等擢第遣還韓昉輩因事暫留之類盖由當時彼處文
學未盛又中國好大之君取為美觀而已我 祖宗不行此
制今王國詩書禮義之教傳習有素何必子弟來學哉王當
謹守舊規率礪國中子弟篤志經籍則自有餘師人才不患
其難成而事大不患其有碍也

八年甲申帝崩 憲宗純皇帝立

成化三年丁亥帝令本朝夾攻達州胡 王遣康純魚有沼南怡

等進兵怡等攻破諸寨斬其酋李滿住又斬其子古納哈打肥刺等擒其

人畜焚其居聚且獲被擄國男女以歸乃斫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

朝鮮大將魚有沼滅達州而還時天兵後到見其白書具由

以奏王亦遣使曹泰判高台悉獻俘帝賜敕褒美有君臣同心豈不美哉等

教特賜彩幣賞魚有沼等亦有差

四年戊子世祖大王薨 睿宗大王立 訃聞帝震悼輟朝遣官賜祭

命謚惠莊

五年己丑睿宗大王薨 成宗大王立 帝遣官賜祭謚以褒悼 制

曰朕祗紹鴻圖懋隆屏翰肆懷遠以為近庶一視以同仁眷
茲東藩世補秉禮允惟承序宜屬仁賢得奏知爾叔王其薨
逝爾聰明天賦學問夙成國論攸歸宗祧當繼今特封爾為
王爾妻韓氏為王妃於戲惟誠敬可以修身惟禮義可以為
國惟忠可以事大惟孝可以亢宗爾宜敬守先業保國安民
篤忠誠以事朝廷敦信義以睦隣境躬節儉以紓財用俾東
土民物康阜永為中國藩輔之重

十二年

丙申

帝封太子遣祈順

戶部郎中

張瑾

行人司左司副

等來頒詔兩

使見王歎曰真賢王也臨別祈順作詩贈王其序云順使
朝鮮累與王相接心甚嘉之蓋其妙齡秀穎崇儒好學威德

旁敷一方輯睦誠他邦所罕儷也

十五年

己亥

敕令本朝夾攻達州王遣魚有沼等領兵赴之至滿

浦鎮以江水未合擅自罷兵上黨君韓明澮曰我國至誠事

大天朝亦待之無外平交以下尚不可失信况天子之命既

已奉承而中違之可乎老臣可惜國家大體王更命尹弼商

討之多所斬獲遣魚世謙獻俘詔曰達賊給惡不悛朕出

師討之王亦發兵來助王之忠誠於先世可謂能繼於朕命

可謂無負仍賜金幣

頒兵官尹弼商節制使金嶠等亦賜銀兩苧絲以答忠勞也

二十三年

丁未

帝崩孝宗景皇帝立遣春坊右庶子董越工科

給事中王敞頒詔越見王歎曰老生舊聞賢王學問高明通

達禮義令幸目觀果若所聞

弘治四年辛未 達州野人侵赴京旱路 王遣李克均往討之斬

獲甚衆獻俘京師

七年甲寅 成宗大王薨燕山君恠嗣計聞 帝遣太監賜祭賻謚

以康靖

十八年乙丑 帝崩武宗毅皇帝立須詔賜幣

正德元年丙寅 燕山荒亂日甚朴元宗等舉義反正迎 中宗大

王立 帝令權署國事以待後命

三年戊辰 帝遣太監賜誥命冕服等物

臣謹按王者不近刑人所以防其禍源專對四方何等重事

而乃用閹豎為裁東廠為禍竟使 皇朝顛濟此固可以痛心而其貪婪縱虐到底皆然至於宴席銀冠公然攘去無復人理可論東人詩曰來如獵狗去如風括盡三韓一域空辱命甚矣使云乎哉

十六年辛巳 帝崩 世宗肅皇帝立

嘉靖十三年甲午 進賀使蘓世讓請罷門禁禮部尚書夏言等題曰蘓世讓等欲行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爰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請命五日一次出館于附近市衢以觀游本部使通事一負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奉聖旨是王又令冬至使鄭士龍乞依舊例許使臣各起勿拘

五日自行出入夏言等題曰朝鮮素秉禮義委與諸夷不同
况先年五日一次禁例原為他夷而設朝鮮琉球二國不在
此限請命聽其每日出入不加限制帝許之

二十三年

甲辰

中宗大王薨仁宗大王立 帝遣官賜祭命謚恭

僖 誥曰朕奉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推行于庶政必率循于
舊章其於錫封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故朝鮮王李
某往膺世爵藩守東方職貢恪修粵逾三紀通者陪臣告訃
禮却以襲封請念茲爵土宜有攸屬今特封其世子某為王
爾其修身謹行遵我王度輯寧疆境克紹先緒庶共享太平
之休時 詔使分二起至 王方有疾以 帝命至重強疾迎

接畢力盡禮病遂沉篤不可為矣

二十四年

乙巳

仁宗大王薨 帝遣官賜祭謚榮靖封世弟為王

制曰子承父業是為人道之常第紹兄封允合天倫之正咨
爾朝鮮權署國事李某世居海嶠裔出王家習尚每嗜乎詩
書風教素承乎禮義念國王之嗣絕宜某土之爾歸揆諸世
次而當承泰之輿情而允協爰降絲綸之重俾膺圭爵之榮
繼守舊封思續前人之緒寵頒新渥益增藩服之光無忘北
闕之恩永作東方之翰

三十七年

戊午

明宗大王十三年王奏請封世子 帝敕曰夫藩臣

之職莫善乎秉猷循義輸忠效誠王自上世來循行已久今

既立世子宜明視此訓俾率由罔替世享有邦庶不負朕命
母恭前人

四十五年丙寅帝崩 穆宗莊皇帝立

隆慶元年丁卯明宗大王薨 宣祖大王立計聞 帝賜祭致賻
謚以恭憲

臣文純公李滉撰行狀畧曰 王事大之誠出於至性凡修
聘接使之際致謹乎書禮後志乎享物必極其忠敬於
皇朝吉凶之事慶戚之情不違咫尺焉

六年壬申帝崩 神宗顯皇帝立

萬曆十六年戊子帝命昭雪本國宗系被誣頒會典詳下再
造篇

二十年壬辰四月日本倭首平秀吉謀犯上國來請假道王據義
斥之秀吉大怒傾國入寇王播奔義州告急天朝帝以本國
世篤忠貞不宜坐視其亡遂遣將討平之詳見下
再造篇

二十五年丁酉秀吉又入寇 帝又遣將擊卻之

三十六年戊申宣祖大王薨 光海君殫嗣

臣謹按王事大之誠出於天性秉恭摠悃四十年如一日
事誠上恪天心是以讒說無以為間而恩眷迥出尋常其
雪先誣而恢舊邦皆帝力也王舍恩畏義益礪忠勤每
語侍臣曰天朝有父子之恩實恐無以報效所可勉者只
有修聘一事安可不盡誠乎每封進方物齋潔點視極敬

極慎常居未嘗背西而坐曰對越一念造次不可忘過時
食每歎曰道遠不能獻 御食之豈下咽乎每使臣之歸
謹問天王起居審其安否至誠憂喜愛戴之不啻如孝子
之慕父母發之言事有如此散見國乘未易悉記所聞○
帝敕曰立嗣以長萬古綱常該國素補禮義之邦豈可擅
行廢立自階亂亡該國耆老大臣會同軍民人等秉公詳
議萬古一辭神人相合然後奏請定奪毋得少有符同
致有後悔令遼東撫官查勘一國臣民推戴實情

按光海即 宣廟庶子

庶子臨海君 居長又 有嫡子永昌大君璣幼 壬辰封世

子分朝其後請封于天朝久不許至是嗣位而 帝不

即許封以此光海心怨天朝有己未密旨事云

三十七年

己酉

帝遣行人熊化賜祭命謚昭敬又遣大監劉用賜

封王誥曰朕凝命乘符聲教之暨及雖在遐方異域莫不尊
親矧茲禮義之邦久荷幘幪之德置君司牧所以溥皇仁也
舊典具在推行宜準故王李某早年嗣爵藩守東方易危為
安朕實有造通者陪臣告計例當請封順舉國之民心揆立
賢之大義特封故王次子某為王爾其修身立政續服安民
振揚累業之休聲沐浴清朝之雅化

四十年

壬子

都御史楊鎬因浙江摠兵楊宗業題移咨本國節該

全羅慶尚四道半雜倭人朝鮮臣民傾心相向云：備陳本

國寶狀順付賀至使

陳奏下誣撫院差黃

應陽來釜山探倭情而去

四十五年丁巳達州奴胡陷遼東界撫順清河堡 帝令楊鎬經

畧遼東有聯絡朝鮮之命奴酋送書言我於南朝有怨欲報

貴國若助兵南朝俺當以一枝兵先擊云

四十七年己未楊經畧徵火器手一萬 帝又敕令速發兵本朝

遣姜弘立金景瑞等率二萬兵從東路都督劉綎協等擊

到深河地方都督敗死弘立投胡左營將金應河力戰死之

詳下本傳奴胡遣差臨江詰問曰爾何助兵南朝北兵使李守一

曰天朝即父母子而救父何異者乃問乎胡遂還

四十八年庚申帝崩光宗嗣九月崩 熹宗哲皇帝立帝遣敕曰

朕仁弘字小義切扶危念爾國徃遭日本之憑陵幸邊境宴

安得遣全師拯救今遘天驕之蹂躪會封疆搖蕩僅用一旅

周旋已屬經臣速遴偏帥戍守寬奠以及鎮江並資倚角之

形各壯應援之勢茲特賜帑銀二萬兩犒爾將士用施醪醢

之恩爾國文治有餘武畧不競朕屢行申諭奚啻丁寧爾尚

聿勉詰戎拮据禦侮鼓舞將士令十可當千籌畫軍機百不

失一攻守互用奇正迭更立殲凶胡以雪國耻聖年洪命元賚來又

敕曰朕惟大恩不蓄小嫌字在形迹之外至明恒見萬里智

居聽睹之先惟朕夙推心腹肆爾世襲忠貞憤茲奴酋棄信

國安

趙昭敏

諱存性 號龍湖

陳奏下誣撫院差黃

應陽來金山探倭情而去

四十五年^{丁巳}達州奴胡陷遼東界撫順清河堡 帝令楊鎬經

畧遼東有聯絡朝鮮之命奴酋送書言我於南朝有怨欲報

貴國若助兵南朝俺當以一枝兵先擊云

四十七年^{己未}楊經畧徵火器手一萬 帝又敕令速發兵本朝

遣姜弘立金景瑞等率二萬兵從東路都督劉綎協等擊

到深河地方都督敗死弘立投胡左營將金應河力戰死之

詳下本傳 奴胡遣差臨江詰問曰爾何助兵南朝北兵使李守一

曰天朝即父母子而救父何異者乃問乎胡遂還

四十八年^{庚申}帝崩光宗嗣九月崩熹宗哲皇帝立帝遣敕曰

朕仁弘字小義切扶危念爾國往遭日本之憑陵幸邊境宴

安得遣全師拯救今遘天驕之蹂躪會封疆搖蕩僅用一旅

周旋已屬經臣速遴偏帥戍守寬奠以及鎮江並資犄角之

形各壯應援之勢茲特賜帑銀二萬兩犒爾將士用施醪醢

之恩爾國文治有餘武畧不競朕屢行申諭奚啻丁寧爾尚

聿勉詰戎拮据禦侮鼓舞將士令十可當千籌畫軍機百不

失一攻守互用奇正迭更立殲凶胡以雪國耻 聖年洪命元賚來 又

敕曰朕惟大恩不蓄小嫌字在形迹之外至明恒見萬里智

居聽睹之先惟朕夙推心腹肆爾世襲忠貞憤茲奴酋棄信

速禍索厥國賦戮力從征師雖暫劔志愈靡弛寧竣嚴輔車
乃奮同仇之慨况冑坐着蚌鷸轉懷兩袒之疑載降敕書聊
示優恤倘以道路傳洩之言輒為投杼差胡往來之迹不釋
飲弓甬固何堪我亦奚忍矧夫上兵伐謀豈必斬使焚書弭
謗不辯毋庸泣血剖心

時上國地方訛言朝鮮引接胡差交通贈遺本國遣李廷龜下詔帝賜

救諭旨如此

天啓元年辛酉奴胡陷瀋陽遼東朝天旱路絕移咨山東登萊各

衙門請開海路○軍門標下毛文龍浮海到龍川地進襲鎮

江仍留宣川等地是冬奴兵來襲文龍走免開府於椴島

史島在龍川鐵山兩界海中號東江鎮遼民來附者數十萬散走閭閻在

處填滿始借房屋中奪饗殮終淫婁婦沿西人心騷擾不堪
扶挈老幼轉徙內地而文龍不加禁制國家患之

二年壬戌監軍御史梁之垣領兵四千奉 敕來宣令本朝協同

毛帥恢復遼瀋而兵不出之垣被叅而還

三年癸亥光海昏亂日甚 王大妃下教教其罪而廢之若曰我

國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
惠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載至誠事大平生未嘗背
西而坐揮忘恩背義罔畏天命陰懷戴心輸款奴夷已未征
虜之後密教帥臣觀勢向背卒致全軍投虜流醜四海王
人之來拍囚羈繫不啻牢狴皇敕屢降無意濟師使我三

韓禮義之邦不免夷狄禽獸之歸痛心疾首胡可勝言遂命
綾陽君嗣位遣使陳奏請命于帝

四年甲子詔曰朝廷封植藩翰用以屏衛疆域屬當多事之秋宜

定郡國之主茲據該國昭敬王妃奏倫序相應人心攸屬且
翼戴恭順輸助兵餉特用封爵為王須整兵索賦同平遼總
兵官聯絡聲勢策應軍機壯我外徼奠爾提封

五年乙丑帝遣太監賜誥命等物

六年丙寅建酋貽書毛文龍勉以擇木之智○文龍討索糧貨不

給文龍遂露奏詆誣王遣金尚憲陳辨詔曰覽朝鮮陪臣辨
雪該國携貳通虜事甚晰豈其累世敬謹一朝背順效逆朕

實推心度其無是該國君臣無自猜阻尚其益堅乃心戮力
同仇以明無他朕亦永鑑爾忠貞無替綏懷

七年丁卯帝崩毅宗皇帝立○正月奴胡將阿彌他等因降俘弘

立來寇至平山義州府尹李堯判官崔夢亮宣川府使奇協

安郡守張暇縣令宋圖奴遣遼人劉海請和書有勿助南朝

之語王據義斥之奴將聞之以為朝鮮守禮義之國不可脅
以非理止請結好朝廷始應之胡退據義州○金尚憲等在

京師聞本國被兵呈文兵部曰少邦兵單糧少四無助援平
日仰望只有天朝今海路隔絕緩急不能赴難毛鎮又入保

海島自為避兵之計况望其協濟小邦之急乎小邦為天朝

守職盡分向年深河之後已結收讐又以毛鎮籍在小邦虜
之欲吞小邦其心豈頃刻忘也內憚寧遠不敢逞計新酋用
事因喪示弱無故請款圖緩關寧之師今乘機伺便悉銳東
侵小邦一日不支則毛鎮一日無依毛鎮既無依着則彼將
揚意恣睢專力西犯皇朝疆場之憂必不止於今日誠及此
時搆其巢穴彼將首尾牽掣一舉而全遼可復屬國可全羣
醜可滅此正難得之幾也詔曰奴兵東攻朝鮮折入於虜則
虜勢益張矣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虜巢虛挑選關寧
精銳擇智勇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相幾濟江以牽虜後而
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所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

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

三月十日

大司馬覆奏亟請施行○文

龍又誣奏有麗人恨遼民擾害暗為奴賊奸細欲害椹島之
語且有款倭為講疾之言金尚憲等呈文該部卞理 帝批
曰該國夙矢忠義竭誠天朝不為虜奸細不為倭親媾業已
洞察烏用辨諭國王毋以小挫自沮毋以人言屈心其收合
餘燼捲土重來期靖禿氛其共圖恢復○四月文龍出攻碧
潼地廣平坡兒等堡驅掠子女財寶又募漢人斬朝鮮人自
胡逃來者三四補以賊級以捷奏清北生尙死亡殆盡移咨
毛營請加禁戢文龍益肆憤罵而不從

崇禎元年

戊辰

詔曰近者孽奴熾發荐肆吞食爾不以倥偬廢節

不以危險挫心抗海乘濤奉文修貢申謝陳賀接踵闕庭貞
 誠可嘉忠順益著宜弘賜賚以風有邦王其恪承寵命克壯
 藩維協力同心索賦誥戎俾亮胡殄滅偉伐冠於一世遼左
 蕩平弘勲垂於千古有光朕命永鎮東疆爾其欽哉因 敕
 禮部曰差官須詔原屬舊典念該國被兵之後恐滋煩費詔
 勅禮物等件着該國陪臣順帶賚去此時所賜文籍內府下
 史搜給鹿惡各衙負條
侵索使臣又
 無紀極焉 王章百官近詔訖下教八方曰聖人首出聲名
 洋溢乎中華恩詔下頒榮光焜耀於東土萬物咸覩八路同
 歡念惟忠順天朝實是祖宗家法自頃嗣曆罔愆舊章凡
 有章恩得同內服肆當 嵩明緇照與行浚穉來宣昭回十

行首獎內向之滋篤明見萬里旋軫外患之方殷降錫賚之
 便蕃順付回价慮餽牽之重累特輟行人擴體遠恤下之仁
 明厚往薄來之義舉八荒將躋壽域顧一方偏荷寵光是惟
 寰宇之洪休當與臣民而同慶於戲五百年有作含生幸際
 昌辰億萬世無彊太平當自今日○權帖等回自京師○帝
 敕曰被兵情節深惻朕懷權宜罷兵非王本心至於君臣大
 義皎如日星王之忠蓋朕所洞鑑夷情叵測戎德無厭王其
 益礪新膽嚴加隄備朕亦申令毛帥烏爾摺角彼此協心期
 收秦榆遂詔改朝貢海路外之也

二年已巳經畧索崇煖奉密 詔斬文龍於獲島因揭帖本朝曰

往歲不遺葑菲惠示周行眷國恤有血氣者所不忘也惟
東夷肆虐罷我中國此燬所以撫膺雪涕不能寢食違者也
皇天不吊奪我神宗燬亦以讒歸損威不競燬寔愧之意亦
王之所同軫也今天子亟欲殄此小醜即詔起燬於田間燬
不憚桔槔征繕待機當與王東西犄角海陸並進首尾合攻
倘徼天之靈一鼓下之中朝雪十二年之積耻貴國再鞏金
湯王得無意乎毛帥積年絕島寔藉王休而貪貨養寇以貶
疆場羞皇帝明見萬里假燬即其軍中誅之蓋不獨全此
數萬人命而所以紓屬國綏遐服者明天子有深意焉駐師
海島遙望王京擬送一介慮煩供億郵丞付通異地同心惟

王勉竭忠貞滅此朝食赫皇靈寔嘉賴之王遣使修問揭

帖謝之帖見下
薪膽篇

三年庚午胡兵入關遣使陳慰獻兵冠續遣高用厚賀關內平

復

六年癸酉登州叛將耿仲明孔有德等舉眾投虜舟到狄江天將

退擊本朝亦發舟師協擊兩賊登陸奴兵來接本朝防禦使

林慶業力戰有功詔賜金花甲以獎之水軍都督朱文郁兵
安邦等皆慶業云

七年甲戌帝遣太監齎封世子詔來

八年乙亥帝以敕使盧維寧所受贖行銀六十兩還付本國使臣

維寧貪虐無厭東人如逢亂離事發有是命

九年

丙子

春信使李廓羅德憲等之虜中虜初達帝誦使廓等參

賀班廓等抵死不從虜毆打碎曳危辱萬端十顛九仆終不

曲腰以示不屈之義降虜漢人莫不垂淚而歎其義廓將還

汗荅書稱皇帝廓賚到通遠堡留授堡人而來平安監司洪

命者以廓受汗書請隸示境上判書金尚憲救免

廓字益之完山人德

憲安定人二公皆武人克春信上副也

○三月虜將龍骨大等賚汗書至朝

廷據義斥之遂絕和好是冬虜果大至圍南漢數月及江都

陷報聞遂有城下之盟

詳下南漢事實

丁丑王頌哀痛教曰有甚白登之危僅免青城之辱屈身偷生

非本意書崇禎年號以行虜兵得之以告汗汗曰彼於百

罹之餘一念猶在於南朝此不可以威勢禁之惟當如不知

者而過之此余所以不能使東人剃頭者也○時本國使臣

金瑄等在京師兵部奏彼國降虜已踰一月五日問寂然使

臣之去正好乘便偵探請倍加賞賚特遣敕使伴送其行誠

恐前經海島將吏兵民不知天朝字小之義或補鐵山旣戕

我又或利其所有明欺暗害捏功圖賞失着不少殊可悶念

批曰屬國世稱忠義力屈降虜情殊可惻據奏加賞伴送用

昭朝廷字小之仁序班毛寅私謂使臣曰貴國王世子春初

被執已到瀋中虜人作為奇貨國王安得不降使臣曰天朝

出師恢復能如征倭之舉乎寅曰兵力不如舊時諸將又不

如舊時然天朝字小之仁豈忍坐視乎使臣曰呈文請兵如
何寅曰聖旨已令陳總兵弘範出力相救使臣今又請兵
則事幾甚合云使臣等歸到都督府陳公至誠慰諭曰須自
寬折更圖報復聞貴國示章見奪我當題奏更遣以送貴國
須亟送接伴使於島中使兩國聲息相通館穀之事督府當
自辦矣仍以五件事揭帖本朝無非同仇共耻合力恢勤事
也談間賚畫兵惟忠墮淚太息曰天朝貴國即是一家不幸
天朝外有諸獍寇掠閩甸內有流賊竊據巖阻貴國被禍又
如此天下事能不痛心淚下如雨蓋詳知我國實情故也○
金墉等還王近詔于苑西向痛哭

戊寅王遣僧申歇賚奏以計勞力屈忍辱圖復之意冀徹宸
旒凡三往還得奉聖旨云爾國世效忠順一朝行成於虜
勢勞力屈莫可奈何安心協力以效桑榆

甲申流賊犯京師帝自縊而崩弘他時乘之遂有天下報聞
王為之流涕

己丑仁祖大王薨廟主不書胡國之謚誌文用崇禎年號
臣謹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士大夫家皆用崇禎年號式
至于今蓋出於陶靖節用元熙之意云爾

庚寅 孝宗大王元年 在位十年事詳新瞻篇

庚子 顯宗大王元年 在位十五年

乙卯 肅宗大王元年 在位四十六年

甲申 大報壇成 詳下新瞻篇

辛丑 景宗大王元年 在位四年

乙巳 英宗大王元年 在位五十二年

丁酉 正宗大王元年 在位二十四年

○南漢事實

奴兜哈赤佟姓故達州枝部也 萬曆十七年己丑斬河部

夷且貢夷馬遂陞加烏龍帟將軍奴既窈名號勢愈彊至戊

午潛入撫順執游擊李永芳己未經畧楊鎬督朝鮮協攻主

將姜弘立承廢君密旨觀勢投虜左營將金應河力戰而死

是年五月奴僭號後金達元天命辛酉取遼東據瀋陽為素

都督崇燬所敗沒其第二子弘他時代之丁卯引弘立東搶

至平山地 王移蹕江都命 世子分朝南下延平君李貴

完城君崔鳴吉力主和議遂成兄弟之好丙子春春信使李

廓等之瀋中弘他時初建帝號國號大清使廓等參賀班廓

等抵苑不從是年春末虜將龍骨大馬夫大補以吊祭時仁烈

王后禮陟賚十王子書至蓋探我國意欲以加兵也館接之際一

切薄畧而其書終不拆見且設空幄使之致祭適風動帳開

奴始覺見欺且疑藏兵顛倒出去掌令洪翼漢抗疏請斬之

上自宰紳下及韋布皆莫不奮然同請奴密知其機破閑步

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市巷兒童爭相投礮都中為之震動

王下教八路諭以斥和之意且勉敵愾之忠遠近疏章逐日

踏至皆斥和討虜之言也擬旨都督沈世魁以朝鮮斥和轉

奏皇朝帝遣監軍黃遜茂賚詔獎諭遜茂私謂館伴曰貴

國人心咒械決難抵敵強胡勿以一時獎諭遽絕羈縻之計

也朝臣鄭蘊尹煌金德誠等請焚江都行宮進御松京專

意攻戰以激厲將士廟堂依違顧瞻無一措建而崔鳴吉更

欲通和三司爭論請誅鳴吉主和愈力遂送使虜責曰我國

稱帝南朝不能禁汝國欲禁之何為若不速送大臣王子

來更定和議者我當大舉東搶矣時斥和之議甚峻廟堂不

敢言送使晚送朴簪而期已過矣十二月初六日虜騎十二

萬東逾鴨綠列鎮連帥望風奔避王將向江都聞虜騎已

迫十二日始聞邊遽十四日胡騎已到沙峴完城君崔鳴吉以單導匹馬馳見奴酋饋以壺酒詰其師名故殺其鋒

蒼黃改路馳入南漢虜兵圍之勦攻甚急臣金瑬洪瑞鳳金

蓋國李聖求崔鳴吉韓汝稷張維尹暉洪霽等請送東宮

成和且請補帝補臣 王不從城圍既久寒沍正嚴內則糧
儲器械匱竭已盡外則諸路勤 王之師所在犇潰申景稹
等德忠士卒囉啾闕門請出給斤和臣 王命承旨諭解之
時 廟社元孫皆在江都為國家根本 王特以自厲益堅
死守之志守島臣金慶徵李敏求張紳等日湏于酒不念防
守島既陷慶徵等乘艍走 廟社元孫皆為虜獲廟議更無
所恃而虜威脅萬端督令 王出城且索斤和諸臣廟堂以
洪翼漢吳達濟尹集等應之押送陣前 王曰 宗社已陷
予無可為遂有城下之盟時丁丑正月三十日也 世子嬪
宮大君夫人公卿子弟各一人皆拘執北行百官上下一時

號慟 王亦為之泣下摧咽嗚呼尚復忍言之哉

○瀋館錄 附

初八瀋中 嬪宮及夫人虜不許乘輜從官爭之不能得○
孝廟時為鳳林大君有異表汗忌之每欲因事以除之幾危
者屢○汗每出戰必使我 世子大君隨行矢石之間危苦
萬狀○孝廟在燕五彩盈室神龜出現諸胡密謀加害無所
不至汗以義不可止之留瀋八年始得東還○己卯王不豫
汗不許 世子還國又以 元孫去 元孫方五歲人莫不
痛心

○南漢處義

南漢處義

南漢處義先師嘗以宋公浚言書爲準此見金公尚憲書
曰君殉社稷則臣死之不然則爭之爭而不得退而自靖
義也可更詳之

宋同春浚吉貽書宋尤齋時烈曰高明謂青城則可死南漢
則不必死此於理恐未精南漢講構之日即青城拜賊之時
如不忍其君之拜賊而致死則南漢青城何擇焉况在青城
則諸臣有死而已在南漢則有當諫之道方 上出城牽裾
叩頭爭之以死社稷之義從之則舉一城爲忠義之鬼不從
則獨死之方不愧於頭圓足方矣此實百世不惑之理如以
此謂非正理則是以北地王爲非忠孝爲可乎哉鄙意以爲

鄭大夫雖不幸不死而今日第一人吾必以此老當之善矣
其劄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與其屈膝
而存曷若守正而死社稷况君臣父子背城一戰則不無完
城之理乎讀之未嘗不三復流涕嘗恠我東稍知名鄴自好
而滿城諸人無一效死豈天之將喪東彞先墜而然歟抑思
之其時事勢只有出城與致死無郇中間溫吞煖處渠先自
決死方可勸 上死舍生取義豈易見哉只爲公惜之承示
如此在城諸臣無致死之義金鄭兩爺之死爲不中不死非
不幸寧有是理噫 主已辱 宗社已墜大小臣皆有當死
之義吾儕尚戴天日讀書談義理更何顏哉

按懷沼吳之志而忍事昆之耻者固我 聖后暨諸臣之
心也雖然當日之事律以正理則只有一死便明白正大

陪臣金應河

公字景羲安東人身長八尺餘膂力過人射藝絕倫氣虎軒

然安暇無武弁鹿悍氣年十八暴虎殺萬曆戊午帝以連奴

匪茹遣都督劉綖遊擊喬一琦以征大發川蜀徵兵本朝本

朝發二萬兵以姜弘立為元帥金景瑞副之將軍以宣川郡

守領左營兵隸景瑞標下與家人訣別封帛授郡吏弟應海

渡遼至富車嶺己未二月時 帝已倦勤閣豎用事軍興不

繼諸軍亦輕進失利都督自經死將軍以兵三千直前擺陣

弘立使右營李一元 擣營相救胡騎六萬對營直犯將軍以

砲手為前列一時放丸聲震天地賊兵退如是者三喬游擊

得發賊乃並力衝突我軍立盡將軍手弓腰鈞獨倚柳樹下

二卒不去奉旗將軍身被重鎧矢集如帽猶莫能傷矢盡遂

手鈞擊賊兜頭札腰剝然並落聲若劈山每得一蕩而十空

先是弘立送舌人河世國于胡陣以乞降至是虜呼我人欲

招喻也將軍不應大罵弘立曰爾偷生負國不相救也鈞亦

折張空拳自奮虜相謂曰柳下一將最雄勇善射朝鮮若更

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一賊從後投槊遂仆地而絕三月

四日猶

握鈞柄不捨怒氣勃：賊相顧愕眙不敢遽前

喬滂擊遂自殺弘立等因

降虜瘞兩陣死屍而將軍獨不腐鈞柄猶在握矣 本朝贈

領議政達廟于龍灣上豎碑紀績 帝詔贈遼東伯差官致

祭于廟其誥命引重甚盛又賜其妻子金賂 顯廟丙午建

祠于鐵原府

有挽曰百尺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磧血痕斑英魂且莫指江上不滅凶奴定不還 孝廟朝將軍第應海辭連送獄 上曰此應河之第必不負國即拜北兵使

○按神宗皇帝罔極之恩吾東方未嘗酬報而將軍一死獨

有辭於天下萬世天所以為吾東生將軍者豈偶然也

哉

○李士龍

李士龍星州騎兵旅師也戊寅朝廷為虜所脅助兵瀋中士

龍泣訣妻孥曰我雖毘勉從軍誓死不犯 天朝行當見戮

於虜汝其以赴戰日為祭可乎既至且戰使其卒去鏃空射

以示不犯之意胡覺而殺之星州人士高其義立祠妥侑而

以朝鮮義士 大明忠臣八字書其板

○崔孝一

崔孝一義州人丁丑以後慨然自廢杜門不出一日全家浮

海入中國府尹黃一皓素與公善及公有此行虜聞之怒發

差來喝既又引黃公殺之

○事大儀節

事大儀節

皇極經世

尊周錄卷之一

尊周錄卷之二

再造鴻恩 首題昭雪先誣

臣謹按唯我神宗皇帝之眷恤我一方者至矣蓋矣其所以雪先系之污紊續既絕之倫彞發天下之兵糧拯一方之水火者實千古所未有者此我昭敬大王所以有萬折必東之誠而環東土含生之屬亦莫不感慨想念沒世不忘者也於休盛哉

昭雪先誣

我太祖大王被本國叛賊尹彞李初等入中朝誣告稱為賊臣李仁任子某凡弒王氏四王云

尊周錄

三十一

皇朝祖訓大明會典俱錄其語 列聖十二世累嘗控示

輒蒙許改而所改之詞久未昭示及至我 宣廟瀝誠披

訴愈懇愈亟 神宗皇帝降敕褒予特 頒會典全書來

太祖皇帝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康獻大王定昇于漢陽 帝遣使

內使黃永奇等 賚領祭海岳祝文至有高麗陪臣李仁任之詞今名

某云：卽將本國世系於仁任不干事理具由籲聞

太宗皇帝永樂元年癸未 太宗大王癸未 陪臣趙溫回自京師說稱

皇朝祖訓內有言朝鮮國王李諱系是李仁任之後云：

卽陳奏申下禮部尚書李至剛咨曰欽奉 聖旨想是此

先傳說差了宜準他改正云

武宗皇帝正德十四年己卯 中宗大王己卯 陪臣李繼孟得大明

會典來有云高麗陪臣李仁任舊諱 今名新諱 者氏殺王氏四王

云：卽具被誣事情陳奏禮部題曰會典一書所以詳載本

朝官職制度俾文武諸司便於參考其事閱外國皆在所畧

况李某得國改號皆出於 高皇帝之命聖恩所授決非偶

然且其不系李仁任後又已奉有 文皇帝詔旨許令改正

而一統志又明著王瑤昏迷李某爲衆所推等事與今所奏

大畧相符伏望 陛下念其好文字守禮之國鑑其爲祖辨誣

之誠降敕一道諭以聖意則如天之恩覆冒海隅而遠人之

心安矣 詔曰朝鮮王之不系仁任 文皇帝已有旨準他

改正今又陳請誠孝可念特允所奏其舊敕與王知道

世宗皇帝嘉靖八年己巳中廟二十四年陪臣柳溥在京師聞重纂

會典乞將本國宗系惡名事從實改正帝教禮部曰朝鮮

宗系已奉祖宗明旨爾部裏便通查備細聞載送付史館

以之採擇施行

庚子中廟三十四年遣權撥等陳奏申請詔曰爾國宗系朕已

具悉但我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惟會典所載他日續纂

宜詳錄爾詞爾恪恭藩職朕方嘉其忠孝可無遺慮其欽

承之

癸亥明宗大正十八年以宗系事已蒙改正之命而大明會典

尚未刊布差金澍等陳訴詔曰朕惟體臣柔遠帝王御世

之經溯本明宗子孫光前之孝咨爾世篤忠貞作朕東藩屢

以祖系陳乞釐正蓋耻蒙詭訾而急於昭雪情見于辭朕特

允所奏宣付史館因會典之舊文載爾祖之真泐滌瑕傳信

炳如日星一以安爾祖於既往一以慰爾望於斯文於爾國

不有榮施哉於戲錫類正名既以成爾之孝紹先謹度益當

竭爾之忠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宣祖大遣尹根壽請將宗系申辨

事增入續修會典禮部尚書陸樹聲題曰據稱宗系各有本

原又其國祖由於推戴在我皇祖之大訓固得于一時之

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詞實出于一念之誠孝伊國世秉禮義
克篤忠勤請依允其奏帝敕曰爾祖其久蒙不韙荷我烈
聖垂鑑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續修實錄爾欲將前後奏詞備
細採錄朕念爾是守禮之邦且事閔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卽
命禮官抄付史館使備書于肅祖錄內俟後修新會典以
慰爾懇

戊子王遣俞泓等陳奏乞頒示新修會典帝降敕褒諭以
會典內本國載錄者一本先頒王宰百官近詔訖親告于
廟社遂下教八方文曰承天子寵光永灑污蠱之耻與國
人同慶爰推溲汗之恩萬物咸休一邦再造顧惟眇質叨
守丕基痛先系之受誣何安乎衣錦食稻慙逆名之冒偽
難改乎孝子慈孫雖降敕之屢勤柰成書之未覩予心將疑
將信望宸極而逡巡王言如絲如綸帶寶訓而流布
源流歸正於玉籍忠憤荷褒於金章自列聖二百年籲
呼之奏疏幾切環東土數千里數絕之倫紀始明念茲同歡
享泰之辰宜有非常曠蕩之典昭告既遍於廟社惠澤
宜霑於臣民
己丑聖節使尹根壽回自京師帝頒會典全書敕曰朕惟
會典一書祖宗舊章國家成憲藏之內府副在有司其在
外藩未嘗輕示以王世修職貢夙秉忠誠備屏翰于東韓襲

威儀于上國雪累世不明之系既遂懇祈纂昭代不刊之書
仍思快覩朕視猶內服嘉與同文特賜全編俾傳永世爾奉
茲圖籍式是章程既顯被于光榮宜尊藏于秘密尚念綏懷
之寵深堅翊戴之忱 王奉表謝文曰寶典曷來揭日星之
昭晰 綸音溥降雨露之沾濡涕淚垂零精神靡定伏念臣
襲榮雖世遺痛在身荷 聖度之包容煩瀆莫避向蒼昊而
號訴時序累移知卞誣之已詳愍秘籍之難覩或謂差官諭
均只合退伏而俟完自恃體下仁深敢冀徑示而慰望 無
君父二百年免為數者誠幸守藩屏數千里被賜蟒而何慙
景命新應小邦再造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纓師舜濟衆

邁堯燭情偽於鑄銖軫推納於溝壑 天鑑孔通遂滌瑕於
丹書人欲必從俾還肉於白骨臣敢不感戴終始銘佩死生
職罔愆於匪茅自期盡忠禮忱竊效於結草誓同先祖先
臣

附 頒赦時 教畧曰至痛極寬快雪無餘使海東數千里夷
狄禽獸之類始變為冠冕佩玉之人祇告 太廟志願畢矣
可無大赦與同其慶 王教曰前年 皇帝所賜憐龍紅衣
一襲惶恐不敢服而陳之榻上但寓此供祝之誠今日告
廟始敢着此耳○又曰古之人君莫大於中興祖業光復舊
物然此不過外物耳豈如今日得雪數百年至痛使彝倫復

叙東韓再造者乎予可以有辭於 祖先矣○告廟訖又教
曰夫子彛倫之主予當親祭以告彛倫復叙之意遂 文廟
設科以取士○命儒臣纂成先國誌慶錄備載不誣顛末前
後使臣並錄光國勲名

御製詩

萬曆戊子春謝 恩使俞泓回到山海關主事馬維銘贈送
以詩俞泓遂和二首夫俞泓之是行也艱關萬里殫盡一心
手奉 綸音親擎寶典愛禽獸之域為禮義之邦是吾東
方再造箕疇復叙之日也可使其詩泯滅於後予為是惜爰
命詞臣各次其韵詞臣反掃功於予失其旨也予亦不可無
言詩以言志他不足許不以辭害意可矣

宗初今始正莫謂是予誠 列祖功曾積諸賢悃幾營 恩
霑同大造歌競及流鶯願守區 志千秋戴聖明

肅廟御製詩 并序

璿系歸正慶溢 宗初奎章昭回 聖德愈謙每一伏觀
未嘗不莊誦欽歎也今者宗室靈原正樞以 聖製及諸
詩合為一部具疏投進披閱再三激切于中謹以其韵吟
成一首小申贊揚之忱辛巳春二月己卯題
雪盡神人痛良由積至誠箕疇歡復叙邦國喜重營 綸綍
迎啣鳳歌謠雜嘯鶯 豐功何煖赫日月並昭明

光復土宇

按島夷之侵毒我邦者開闢以來未有酷於壬丁而借道之術 滅獮通貢之說意在射天則是宜 天怒遽震以遏亂略而其發七年之兵旅濟一邦之塗炭者深 思威澤千載一有此豈非海東 君臣父子感刻無彊沒世不忘者耶嗚呼壬丁之 思如許丙丁之耻尤切人之類自此禽獸豈不痛哭者哉

神宗皇帝萬曆十六年

戊子

宣祖大王二十一年 日本人橘康廣

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辭甚悖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

朝廷不許通使

初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 洪武初與我國世修隣睦殆百年至是秀吉篡源氏而代之

遂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康廣來求通信 王以秀吉篡弒之賊當以大義却之廷議以爲彼本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說之也

十七年

己丑

秀吉捕叛虜沙火同及徒倭若干人遣平義智押來

以獻 朝廷遣黃允吉金誠一等答報因緝探賊中情形

初全

羅道海邊人沙火同叛入倭中導倭侵邊及秀吉請通信 朝廷責其比年入寇 秀吉遂捕沙火同來

十九年

辛卯

黃允吉等回秀吉偕遣僧玄蘓賚書至辭極悖慢有

曰人生一世不過百年焉能苑之久居此不屑山海之遠一起直入大明國欲顯佳名於三國方云玄蘓等私謂主館曰中國之絕日本秀吉以此心懷憤耻欲起兵端若朝鮮烏奏俾通貢路則可保無事日本之民亦可免兵革之勞矣金誠

一等據大義責諭之玄蘓遂自回去夏平義智至釜山謂邊將曰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為之奏請幸甚不然干戈所經朝鮮先被其禍此乃大事故來告朝廷方咎通信且怒其恃久不報義智泊舡十餘日快而去○遣金應南等將倭奴事情具奏陳聞時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倭聲且言朝鮮備認事情獨言伊國至誠事大必不如此姑宜待之應南適至國大喜而朝議始釋然帝敕諭諄悉賜金幣○續遣韓應寅申點等謝恩且奏賊情

二十年壬辰秀吉傾國入寇族殺對馬島酋橋康廣秀吉令康廣為先驅康廣

日朝鮮日本少無饜隙未何興甲而欲犯之況余屢聘上國優蒙爵賞死生骨肉莫非其德何忍提兵而入其地秀吉大

怒遂族殺之

令平秀家等三十六酋領四萬餘艘蔽海而來眾踴

百萬平行長與平義智平調信等為先鋒四月十三日始登

陸進陷釜山東萊僉使鄭撥府使宋象賢死之時昇平日久

人不知兵賊乘勝長驅勢若風雨巡邊使李鎰潰於尚州都

摠兵申砮死於忠州漢江以南蕩然而空先數日王知賊

勢甚急已定西行告急之計遣李元翼崔興源等巡察鎮平

安黃海兩道又立先海君島世子令監撫軍國諸事及砮

敗王奉廟社出向松都○賊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中路由梁

山出尚州東路由左道出聞慶兩兵合勢踰鳥嶺一趨驪州而出京城東一趨竹山而至漢江南西路由金海出忠清道

水同進旌旗鉤戟千里相望所過或十里或五六十里皆據

險設寨留兵以守夜則舉火以相應○守禦使申砮敗死於

臨津 王進駐平壤而賊鋒退逼至大同江遼東都司送鎮

撫林世祿來探倭情而去六月十一日 王出向龍灣遣李

德馨詣遼東告急請救命 世子奉廟社主入山郡使之

收召四方以圖恢復倭又陷平壤聲言朝夕西下 王馳咨

遼東請渡江內附命都元帥金命元拒戰于順安時王既至義州從

臣只數十人 王有詩曰國破家亡日誰能郭李忠去邪存大許恢復伏諸公痛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尚

可更西東未時上國地方有訛言朝鮮導倭朝夕且至兵

部差黃應陽等來覘實狀 王接見于龍灣館談問應陽見

賊僧玄蘓遺本國禮曹書附膺瀕淚曰今為 中朝替受兵

禍而義聲未暴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冤○會謝恩使申點

在京師兵部尚書石星招點至庭將遼東報變書出示之點

即發聲譟勸請得援兵每朝夕必大臨尚書惻然感動銳意

東救奏發一枝兵來○副總兵祖承訓游擊史儒等領遼兵

三千進攻平壤史儒戰死承訓引潰兵遁還賊氣益驕其書

有羣羊攻一虎之語○賊遣各將分管諸道秀家屯京城諱二十五萬行長

屯平壤衆兵亦數十萬清正入咸鏡道據兩 王子臨海君

順和君及隨行宰臣黃正或金貴榮等二人留屯安邊名爲

發聲宣成廟靖中廟兩陵○黃應陽回報倭情甚悉兵部

請速發兵往救 詔曰朝鮮素效恭順為我屬國有寇豈宜

坐視着遼東鎮撫官即發精兵二枝應援仍發銀二萬兩解
赴彼國犒賞大紅苧絲二表裡慰勞國王○九月帝遣行人
薛藩賚敕宣諭曰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
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陵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
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奈越草莽念茲淪蕩朕甚惻然
昨傳告急聲息已敕邊臣發兵援救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
率遼陽精兵十萬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復敕邊海琉球暹
羅等國集兵十萬東征日本務令鯨鯢授首海波晏然夫恢
復先世土宇是為大孝急赴君父患難是為至忠該國君臣
素知禮義仰體朕心匡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都長修藩屏

庶慰朕恤難字小之意欽哉○王諭八方臣民曰仰惟皇
上深矜我國為倭所虜特命大發兵出討必拯濟我生靈恢
復我疆土以參將駱尚志力舉千斤號駱千斤者領南兵火
砲手精銳者五千為先鋒以廣寧總兵楊韶領遼兵及家丁
健子三萬次之兵部尚書宋應昌總薊鎮山東山西宣府等
處大軍繼之陸路赴平壤直攻汛掃水路分二運皆期會京
城直馳南下戰將三百兵凡七十萬夫以天兵之威殲此小
醜真如舉太山壓鳥卵咨爾大小民庶以祖宗舊民今淪
沒為島夷役或喪其父母妻子汝豈不痛心而懷復讎之志
如能戮力奮勵斬倭以自效則可錄為功而澤及後裔不然

天兵蹴踏之際必未免玉石俱焚之患知悉○須皇敕教
曰予以不辟遭此千古所未有之賊變三京失守輾轉奔播
致令廟社丘墟生靈魚肉其獲戾於天地祖宗極矣獨
賴我聖天子軫念撫恤視同子姓之國前後大發兵萬里
赴援賜銀二萬餘兩以爲軍需至今支撐補苴得保一隅者
秋毫皆皇恩也今又特遣使臣勉寡人以大孝勉臣民以
至忠一札十行丁寧懇惻不啻若耳提而面命奉讀未了聲
淚俱發自雄涼德何以得此於天朝不幸之幸莫大於此
凡有血氣者觀此敕諭孰不爲之感動激厲思有以竭誠
討賊也茲用謄書揭示諸道嗚呼三百六十餘邑豈少忠義

豪傑之士當初變起倉卒恬嬉已久固難效捍禦之力今者
人愈積怨士愈思奮賊亦少衰於窮蹙極惡之餘天心悔禍
藹然可見摧陷廓清正在此機凡爾大小民人雖不念寡人
獨不念祖宗之遺澤乎雖不念祖宗獨不念聖天子德
意以報爾父母兄弟妻子之讎乎曷哉曷哉○薛藩留一日
還先遣人馳奏曰欽奉聖敕宣諭朝鮮該國君臣莫不感
泣引領王師又若大旱之望雲霓據其君臣哀籲迫切之辭
及目覩困苦流離之狀其存亡誠係於呼吸之間顧事勢之
可悶者不在朝鮮在吾國之疆場不止疆場實恐內地之震
動也調兵征討可容頃刻緩乎夫遠鎮京師之左臂而朝鮮

者遼鎮之藩籬也永平畿輔之重地而天津又京師之門庭也二百年來福浙常遭倭患而遼陽天津之得免者朝鮮為屏蔽也鴨綠一江雖有三道然近西二道水淺而狹馬可飛渡其一道東西不滿二箭之路豈能據為防守若使倭奴據有朝鮮則遼陽之民不得一日安枕而卧矣風汎一便揚颿而西則永平天津首被其禍京師其不震動乎且聞倭奴各占婦女為室家多積糧草為久住計添造兵器為征戰用此其志不在小也臣到之日聞其聲言西向觀兵鴨綠伊國君臣徊徨罔措幸得遊擊沈惟敬奮不顧身單騎通信約五十日緩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術愚彼亦安知彼不以此術愚我倭人狙詐其陷平壤之日則曰欲假途復仇今則曰欲假道朝貢初以不與中國抗衡為千古遺恨忽又沈惟敬許通朝貢為幸其倏然而為慢罵之辭倏然而為恭順之言者奸詐難憑自可槩見臣恐其詐請和好而圖緩我兵或候河凍以犯遼陽或候春氣以犯天津且不可知若不速以大兵臨之彼必謂侵犯所至莫敢誰何其肯怡然而返棹者臣不信也今朝鮮垂亡在乎朝夕然綸音一布鼓其忠義之心作其敵愾之氣護國之人莫不以恢復為念誓不與此賊俱生乘此人心加以精兵與之夾攻則倭奴必可指期勦滅首或遲延則賊必招集貧窮安撫流離而朝鮮之人厥起

兵革樂有新主則雖有師百其可濟乎或謂與師往討徒速其來臣謂征之固來不征亦來征之則帝制於平壤之東其來遲而禍小不征肆意於平壤之外其來速而禍大速征則我籍朝鮮之力以擒倭遲征則倭率朝鮮之人以敵我故臣謂調兵征討不容頃刻緩也北人善於禦胡南人善於禦倭若與倭戰非得南兵二萬其何以絀其鋒而柝其銳乎則南兵不可不速調也我之長技在騎射倭之長技在鳥銃弓箭所及盔甲可避鳥銃所及士馬難當鳥銃藤甲皆當速為之備也顧念早一日則朝鮮免一日覆亡之禍遲一日則貽我疆場一日之憂懇乞 聖明睿斷催促兵馬前行則疆場幸甚

○十月兵部遣叅將駱尚志領南兵來屯江岸本國繕遣沈喜壽尹根壽請救於遼廣各衙門冠蓋相屬而大兵尚不出更遣鄭崑壽直詣京師請救 王謂崑壽曰國之存亡在卿此行懋哉懋哉崑壽既至京奏因詣兵部痛哭哀籲悲不自勝石公感動亦泣下沾衿語人曰朝鮮請兵諸臣至誠哀痛雖秦庭七日之哭蔑以加矣時諸斜道或言只防中國地方朝鮮不須救亦有謂多發兵馬必弊中夏朝議成歧久而莫定唯石公力主發兵屹然不動其覆題有身請自征之語帝即命侍郎宋應昌為經畧先發兵一萬七千六百又差遊擊張奇功等發銀糴買芻糧搬到義州以濟軍餉○全羅水

使李舜臣近擊倭師于巨濟洋中大破之初行長授書

在曰日本舟師十萬由海西進 大王龍馭自此何之行

朝方震懼會舜臣邀截海路賊艦不敢西行長勢孤亦不得

前進○十二月帝大發南北兵四萬人初惟敬託以宣賜白帽探得倭兵為二萬

故用倍數以征也以李如松為提督軍務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

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來救贊畫軍務

劉黃裳袁黃等先至龍灣發勸諭文日照得貴國素敦文物

世篤忠貞通者倭夷不道長駮荐食致君臣播越草莽瑣尾

流離何其困也 皇帝念王二百年来恪守臣節不惜勞費

命將徂征該國中豈無宗戚受重寄忠憤熏心豈無縣官守

地方慷慨委命豈無忠臣懷主辱臣死之念豈無義士萌捐

軀報國之志宜承 天怒震疊各提一旅共伸九伐之志今

倭雖強其勢必弱貴國雖微其勢必勝試與籌之首論天道

朝鮮分野屬析木之次上年木星躔寅而日本來侵逆天而

行雖強必弱一也倭性畏寒今年厥陰風木司天陽明燥金

為初之氣立春後尚有二三十日寒氣未消天時可乘二也

貴國君臣俱在此城晨起望氣荒荒葱蔥如練如畫王氣在

我勢必恢復三也次論人事大國雄兵如熊如虎火炮一發

千步彼不量力當成糜粉宋經畧沉幾蓄謀神鬼莫測李提

督一腔忠憤百戰餘勇有古名將風職素仗忠貞同心協贊

誓滅此賊以報 天子兩國之師既合剪此窮寇有如振落
闕首暴虐上以劫制其主下以虐使其民天欲亡之假手於
我昨見國王舉止安詳丰姿俊偉勢必中興而前後請兵之
臣誠意懇惻淚下如注真如申包胥泣秦之忠君臣如此豈
終淪困以此討賊何功不成此正志士立功之秋也 天朝
出令不論我國貴國而人有擒斬秀吉玄菟者賞銀一萬封
伯世襲斬行長義智諸酋者賞銀五千世襲指揮使以下凡
于斬獲各有其賞貴國臣民但能乘時糾眾共立大功既可
復本國之社稷又當荷 天朝之厚賞以襄國之遺黎為起
家之始祖不亦暢乎為茲咨諭須速傳示○宋經畧李提督

移檄日貴國奉朝 天朝餘二百年輸忠效順若一日矣誦法
詩書彬々乎有學士儒者之風非他國可儼今 皇帝聖神
撫寧四海北至獫狁南及暹羅西暨哈密皆嚙々向化而彼
日本公眇鱣魚涎處島嶼不復問矣夫何與王構釁加兵摧
燹已棄王京竊據平壤據王二子掘王先墳磔忠臣殺烈婦
極惡慘毒神人共憤王既沉離瓊尾乞救 天朝陛下深為務
惻赫然震怒命本部秉節鉞致討謀臣猛士集若風雨咸欲
強扶弱拯困全忠伸大義於天下揚鴻名於萬世當駕火輜
鞭神策電馳霆驟圍陷平壤以膏先鋒况已令閩廣諸帥連
暹羅琉球諸國之兵鼓艦艦揚颿檣直搗日本巢穴復調秦

之精銳蜀之棘矛燕之鉄騎齊之枝戟朔方之健兒將踰鴨
綠而抵對馬誓令鬼蜮全消蛟螭剝斷俾王還都京城安集
舊服王其卧薪嘗膽收殘兵鼓勇敢以圖恢復淨除腥氛彰
陛下神靈保箕子舊地王其勉之

二十一年巳正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督諸將攻陷平壤斬獲
千餘級焚燒死者甚衆行長斂殘兵遁還清正在北道聞平
壤之敗亦撥二十餘鎮之兵從閑東路退去所過殺掠焚蕩
千里蕭然山川盡變查總兵大受見小兒匍匐飲苑母乳哀
而收之曰賊奴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天亦愁地亦慘矣
提督移咨我國招各路義軍官兵並力京城遂提兵而東遇

賊於碧蹄南戰不利退屯松京因有西還意聲言清正自北
路欲襲平壤若失根本大軍無歸路不可不先救遂引軍回
體察使柳成龍都元帥金命元等力陳不可提督嘿而去副
總兵王必迪請得三千兵追躡賊後提督不許○全羅巡察
使權慄破賊於幸州湖嶺諸義兵亦各處邀戰俘馘日至提
督叅軍呂應鍾喜曰朝鮮人取賊首如割毬矣○沈遊擊惟
敬入倭陣約和賊許以留京城米二萬石到金山後解送二王子○四月十九日賊捲
衆南下提督引兵進駐京城積屍相撐臭穢滿城而宗廟
三闕及館學衙司蕩然燒滅惟見慶會樓石柱而已○五月
提督返至聞慶惟慶在賊中請回兵完事提督遂還京賊退

屯蔚山東萊金海熊川巨濟等地首尾凡十六屯皆依山憑
 海掘塹築城為久住計○帝遣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
 南蠻等召募軍五千東出劄住星州八莒 制發內庫銀送
 給本國有功死事人負○遣使奏三京恢復仍請善後帝許
 留劉綎兵五千以備緩急○提督又送徐一貫等入郎古邪
 見閔首議和令捲眾渡海賊始遠兩 王子及黃或金貴榮
 等回一面進圍晉陽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壬辰倭圍晉陽
 收使金時敏擊
 却八日而城陷倡義使金千鎰復讎將高從厚等二十餘負
 皆死之軍民死者六萬賊還屯金山聲言待 天朝許和乃
 渡海云○八月提督引兵還時倭兵壓在境上信然不已而

大兵且歸人心益恐荷擔而立○十月王自海州還御京城

羣臣請賀 王曰可慰不可賀也但當率
 臣民行望 闕禮以謝 皇恩可也 遣使謝恩 帝賜

山東糧十萬石以濟軍餉遣行人宣 詔曰往者王以大兵
 驅賊出境還歸故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深用嘉悅念爾復
 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且賜王大蟒衣二襲
 彩匹四表裡以示朕憐之遺慰之意又惟該國介居山海昔
 在先代未霑王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侯今為朕屏翰世
 憑寵靈宜益富強乃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廟
 社為墟苟究喪敗之由豈盡適然之數或言王偷玩細狃信
 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實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

嘗諫前車之覆後車豈不戒哉惠徽福于爾祖因我師戰勝
之威俾王父子相保豈不幸甚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
見黍離之故國燒滅之丘壠與夫素服郊近之士眾噬臍疾
首何以為心改絃易轍何以為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朝聘
禮文之外原無煩爾一兵今日之事只以大義發憤哀存式
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自適國而治之
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為常事使爾國恃
而不修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何能為爾謀
之是用預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勉之爾尚及今息
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其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堠繕城堡厲

甲兵實倉廩毋湛于酒色毋荒于遊盤毋徧信獨任以閔下
情毋峻刑苛役以叢民怨則般憂積耻之餘先業可興大難
可復繼自今存亡治亂之幾在王不在朕其戒之慎之

二十二年甲午搶殘之餘連歲歉荒重以癘癘民死亡殆盡父子
夫婦亦相食暴骨如莽

二十三年乙未禮部題請設壇於平壤開城碧蹄等處致祭陣亡
病故官軍 帝下詔名其壇曰愍忠仍命差官往祭 帝遣李

宗誠楊方亨等偕沈惟敬賚領丹寶金帛入倭營

初惟敬挾倭將小西飛賚閔首降書而歸 天朝疑其非出於閔首而行長等詐為之又惟敬繞至而晉州陷報聞以納款不誠久不報至是石公星急於退兵 尹根壽自京師回 敕曰經畧官題稱力請許和遂從之

光海君暉青年英發臣民服從請給專敕以便責成今特命

爾總督全慶軍務積儲錢糧旆召壯勇一應設險置戍練兵

守要俱許以便宜區處仍令督率陪臣權慄盡心協理爾宜

奮身忘苦幹盡圖存內起瘡痍外修疆場博舉萬全之策永

為善後之圖固我藩籬寧爾宗社俟有成功另議優處毋或

違越明命廢失良時致娛事幾噬臍何及欽承之

二十四年丙申考吉不受丹封駮遣唯敬等回

和孝宗誠至奎營行長久不出見宗

誠棄節逃還行長始撤沿海數屯與楊方享沈惟敬等入日本國使臣黃慎等跟去考吉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朝鮮不送王子來謝是慢我也遂促唯敬等

二十五年丁酉賊將清正等又率兵出海列屯于西生浦竹島等

舊壘王遣使陳奏告急帝以聞首背朝廷大恩戕殺官

兵荼毒朝鮮將石星下獄沈惟敬拿囚問再發兵糧一意征

討以右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理軍務總兵麻貴為提督率楊

元兵惟忠牛伯英等出來

又出自金二千兩給付差來陪臣自行賀煇給輿車輻道遠送

○倭兵襲破舟師于釜川島守臣元筠李億祺等死之進陷南原楊元走

免守臣任鉉李福男等死之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不可為矣清正分道

長駮進至畿界都下震駭內殿避兵西下○楊經畧自平

壤馳入京中發遣副總兵鮮生叅將楊登山游擊擺賽頗貴

近擊倭兵于水原之素沙大破之賊遁還南邊自蔚山至順

天等壘分據○帝命薊道總兵邢玠兼管禦倭以御史陳效

監軍宣敕曰朕念爾國近在東藩世效恭順曩年倭奴殘破爾國疆土朕憐爾哀願遣師東征不啻若救焚拯伊時爾國猶有固志共助天討復爾土地倭奴畏遁俛首乞封朕念爾生聚未復姑從其請無非為爾地也胡休息數年不加訓練狡倭再入張皇奏牘諉救天朝于時復有東征之役勞兵轉饑為爾防援朕字小之仁恤難之義亦勤矣茲遣御史一員監軍督戰仍賜寶劔一口于軍門將士有不用命者并令先斬後奏爾君臣宜舉國努力以助王師無得自絕于天致貽後悔○十二月楊經畧麻提督率騎步七萬餘人下慶尚道攻清正于島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清正遂請降

二十六年戊戌正月天兵圍島山十有三日賊從水路來援經理恐為所乘遽旋師至京謀再舉令各道屯田備餉益修各據兇械規畫水陸四路進討之計事主丁應泰疏論楊鎬欺罔債事二十餘罪鎬遂罷去王以鎬於諸經畧中最銳意討賊遣李元翼賫奏辨誣送鎬于弘濟院東流涼而別應泰憤其申救醜詆本國續遣李恒福申辨○九月新經理萬世德入京與軍門邢玠分調諸將四路進攻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綬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南北兵共十四萬二千七百四路同時進攻麻貴持重不戰董一元為賊所囚劉綬攻順天行長堅守陳璘與李舜臣杭海口以逼之行長棄城而

適會秀吉在其國死

初秀吉服惟敬燕始以心清久以神耗遂至死也

釜山蔚山河

東公海諸屯悉退

二十七年

已亥

遣韓應寅奉表謝恩帝敕曰此者倭奴秀吉肆為

以兵蹂躪爾邦朕念三世修職貢深用憫惻茲七年之中日
以此賊為事始行薄伐繼示兼容從加靈誅蓋不殺乃天之
仁用兵非予得已安彊靖亂宜承蕩平神惡亮盈陰殲巨魁
大師乘之追奔逐北鯨鯢盡海隅載清捷書來聞憂苦始
釋今爾奉表補謝貢獻方物具悉爾懷德感恩之意茲特降
敕賜幣以答忠誠至可收領先會陳顛所誣朕以心體亮本
無疑于王下廷臣雜議又具言爾必無他已有別旨昭雪想
能知悉

李恒福

回自京師兵部尚書蕭大亨咨曰奉 聖

旨國體軍政皆朝廷大事朕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評不念將
士遠戍勞苦與屬國君臣泣籲苦情丁應恭舉動率繆幾誤
大事着革職為民爾部裡移咨朝鮮國王慰諭 賀至使尹
安性回敕曰茲爾以朕宸居為重特遣陪臣進獻方物具見
恪修藩職敬事朝廷忠順有加朕甚嘉悅茲特敕諭仍賜白
金蟒衣令來使帶回用示優禮陪臣人等給賞有差王其體
朕至意 軍門以下俱旋惟萬經理駐京城 帝遣都督同
知李承勳提督善後軍務山東按察使杜潛監軍留兵二萬
四千

二十八年庚子經理萬世德奏稱倭事已完撤兵以歸 王更遣

辛慶晉乞留南兵三千並請折色月銀帝許之

二十九年辛丑詔賜義州遺下米豆十二萬石令賑飢民遣鄭光

積謝恩○王以誥命冕服因亂淪失奏請補賜 帝許之其

誥命曰朕惟王者持危舉廢莫厚乎仁立國安人莫大乎禮

故禮者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雖文章物采無敢廢

也朝鮮為國素敦禮教懋篤忠敬稱我優嘉自頃以來越在

草莽典章文物幾乎蕩然朕為爾洗滌妖凶固我師武臣力

亦為爾秉禮之效否則軍旅安經令政安行順物不守事乃

大逆尚有今日之捷乎爾以誥命冕服奔逆莫守遣使來告

祈得賜如初夫事上菴下頒此修容復漢盛儀朕所矜許是

庸敕尚方製給仍賜之誥朕不以禮假人爾無以菲廢禮蓋

綏啓楚大布與衡薪膽伯越皆王今日事懋哉毋忝朕命○

王妃誥命曰夫家有婦順國有母儀穆修閨門共承宗廟矧

伊唱隨既久艱屯嘗屬茲猶古鈿亦類糟糠賢淑著稱慶嘉

可後爾王妃朴氏早以嘉耦作配大邦服我訓辭輔成樂善

傾遭播揚聿來昏宇宜膺新命錫爾舊章其祗奉明倫克恭

匪懈雞鳴交徹永奠東維欽哉○對馬島倭平義智遣橘智

正副還被擄男婦要結和好乞通閔市朝廷不許遣柳根陳

奏○橘智正又來曾和調探天兵有無 王移咨萬軍門請

遣 天朝委官嚴辭開諭

三十年寅智正又來密問 天兵有無 王表請得一水將以

鎮倭 詔曰王以倭使數至曾言興兵奏請遣調以壯聲援

朕覽之惕然但遣將一負調兵數百以戰則寡以守則弱何

濟之有莫如銳意自強一改絃轍大修耕戰逐一料理昔老

子貴慈猶不諱戰文王明德亦隸鉤援鄭僑葛亮皆以嚴理

豈以懦緩為弘仁苟安為體息者於壬辰之事至今毛竦一

旅中興於古焉然千里畏人舉世所笑爾其勉之毋辜朕意

○將本國殘破方物欠宜悚仄謝罪等情移咨禮部

啓曰在京時禮部郎中云爾國敬事 天朝非他國比近來方岳多廢下今後須以精擇進之云故有是咨也

三十一年癸義智等又遣智正刷還被虜人求和

三十二年甲智正留住海上投倭子續、出來朝廷遣僧人松

雲于日本亦探賊情源家康曰我於壬辰在關東不曾于預

兵事朝鮮與我實無仇怨請更通好遂刷還被劊人千三百

王有詩曰百死心猶鐵求和 不忍聞如何倡邪說恃義感三

軍時廷臣有言求和者王深皆斥之也遂具由咨報遼東鎮撫各衙門撫院題

曰倭奴窺伺朝鮮包藏禍心自頃搶歸尚畜狡謀屢肆要挾

寔屬叵測差游擊董正誼前往朝鮮使偵探倭情不時揭報

何如帝許之 ○智正又來乞和 ○建祠生祭石星楊鎬李如

松

三十四年丙午翰林修撰朱之蕃來宣敕曰往以倭情叵測往遠鎮差標下役負到爾國哨探經令三載督撫題稱通來海上並無動靜遣官留探徒滋煩擾茲令爾國自行探報以省供億之費爾宜及時淬礪乃心着嚴修舉仍遠偵密探不論有無警息每兩月一報鎮江游擊衙門以之轉報若有重大情形不時馬上馳報○帝令該國使臣每歲一次收買焰炮三十斤仍照舊給與車兩沿道遞送以備該國軍前之用

附按焰炮是用之炮鏡者夫鳥銃為兵寶千古所未有底以兇高皇帝嘗以此兇為禦倭之用而不許外國遷買倭奴嘗因浙人盜取倭而製之愈盡其巧壬辰之戰專用鳥銃長駟橫行我國但用弓矢是以不能抵敵天將之來征也乃用震天雷擊之其比鳥銃不啻百倍倭奴皆魂驚魄奪捧頭奔北平壤島山之捷皆賴此為用耳本朝於是始倣造二器設兩局養兵以隸之焰炮舊賞買得於中國今又自國中製出火藥東兵兇之威莫如今日庶可盡禦侮之資云爾

三十五年丁未日本源家康遣使修書懇乞修好遣呂祐吉等如其國答報探得康自主其國盡反秀吉所為等情具由奏聞三十七年己酉先海君元年日本差玄蘊等來謝欲假道修貢天朝具由咨報撫鎮○以年例焰炮總用不敷奏請優許帝

許增買二倍

四十一年^癸帝敕曰朕惟立國之道貴乎自強兵家之謀先乎
 未戰爾國以文物與壤武備久疎致狡寇啓疆幾乎傾覆勞
 我師旅戍守海隅者七年糜軍餉以萬許爾前王光復土宇
 再展邦家是朕有大造於東也王以壯年續承先業宜亟修
 戰思守惠預防茲倭警再傳失圖是懼朕為爾許當卧薪嘗
 膽簡將鍊卒深隍堅壘置堠傳烽寇至王躬擐甲冑獎率三
 軍滅此朝食顧不偉歟朕崇命防海將吏振旅詰戎遙為聲
 援爾毋恃中國之寵靈玩寇啓侮則爾之茅土常安而朕之
 藩籬永固王其勉之

四十五年^{丁巳}倭酋源家康既滅平秀賴來請通信乃遣吳允謙
 等回答仍緝探情形具由奏聞

五十四年

五十四

尊周錄卷之二

尊周錄卷之二

尊周錄卷之三

和義蹟

謹按天無二日仲尼之訓至矣尊華擯夷春秋之策著矣
 堂之此理貫今古達天地而有不可易則夫以我
 仁廟之聖豈不思扶經植彞之為第一義哉祗緣上有宗
 社下有生靈計出一時之權宜而志在後日之洗雪惟此
 惹可質神明時則有大夫士慷慨激厲陳義凜凜此何
 殆忽然於家國之破亡而務大言沽其名哉誠以熊魚取
 捨自有重輕舉一城為忠義之鬼在古無愧於義有先其
 意顧不微哉况君臣一心奮義死守亦不無全城之望乎

尊周錄卷之三

五

嗚呼膝不可屈義不可辱或就柴市而亦守西山忠肝義膽昭揭宇宙此固我列聖培植之功暨皇家東漸之化有以養得出多少大氣節局不偉哉歷選遺績著為一編以詒來今世之儒冠談義理者尚亦觀感而興起哉

○光海妃柳氏疏

壬戌

伏以奴賊既結讐天朝其與我國為好者此非愛我誠以我國與天朝協力致討則渠將腹背受敵故為此羈縻而我國却恐見忤於奴賊不出兵助天朝避亂遠民亦不許接將何面目他日見華人乎今聞毛游擊督領水軍恢復鎮江夫天將之提殘兵革東出必恃朝鮮協力而我國不少顧

應倘今天兵終致敗衄豈不痛哉伏見上意不欲得罪天朝且恐激怒彼虜欲為兩全計天下事必須專意一處決無兩利之理矣倘君臣上下期以一死與天兵合力戰守縱不能蕩滅凶奴亦不失天下大義不亦可乎遂依回顧瞻竟致兩失則將見黃大之患矣廊廟諸臣全昧利害不思啓回上意一任愉惰日軍中事機晷刻為急豈不痛悶哉竊見春秋史記隣國有患莫不相抗况父母之邦乎追思壬辰拯濟之恩感淚自迸且觀趙宋與胡為和息將士之心而終至敗亡心常以為恨我國循蹈其轍未知其終何所底止也古將岳飛以五百兵破兀朮謝安以八千卒逐苻堅我國雖疲弱精

兵數萬尚可立調而朝廷無憂國之臣邊鎮乏干城之將自
上又無奮義討賊之夫誰有為國捐軀者雖發遣兵馬將士
必效弘立之偷生豈不痛心此非婦女所當與知所陳苦詞
又將為一張休紙而情事悶迫不容自己倘令邊師有此憤
慨則必疽背而死思之至此尤增痛哭雖緣海程危甚方物
之貢不能賫載等表陳奏不宜停廢使臣象胥之厥涉風濤
亦何可恤 聖節冬至兩使經年不送二百年至誠事大之
義盡歸虛地雖以婦女之心亦不勝悲痛罔極也

附按婦人忠義尚如此凜凜人之秉彜宜其然乎

○洪學士翼漢

洪翼漢字伯昇號花圃南陽人性倜儻奇偉雅尚氣節言若
不出口體若勝衣而若聞古今伏節死義之人則必欲速
肖之及丁卯叛賊弘立導虜犯境公方宰高靈晨夜赴難而
朝廷已講和矣虜歸弘立而去公以正言請治弘立降虜反
噬之罪丙子春奴僭號遣使公以掌令抗疏請斬虜使辭氣
凜凜有足以破賊膽而正國論虜使聞之心懼破關遁去中
外沾沾立和議者欲遣小驛探虜情蓋將更通和好公以大
義面斥之及虜警至崔鳴吉謂金瑩曰斥和致寇是洪某出
補平壤庶尹使當賊鋒人多來吊而公畧無沮撓曰殉國死
敵素心也聞者嗟嘆公從海路穿過賊屯難關數旬始達平

壞兵民散已久矣公招諭還集激厲忠義悉心備禦烏守城
 計虜既圍注南漢威脅萬端而首索斥和人欲甘心廟堂以
 公為首應逮其撤還遣金山守邊大中押到義州府尹林慶
 業握手嘆曰明公此行真男兒事生能扶大義死可光竹帛
 復何所恨既拘執北去至通遠堡胡人來相進饋嗟嘆不已
 到瀋陽華人之胡服者爭來堵立莫不嘆賞曰真忠臣若使
 大明皇帝知之寧不聳動汗乃拘公別館而令厨人豐其供
 且令博士官設大宴示以無相害之意曰皇帝所賜不可不
 食公曰吾有一死而已此豈可享乎時值重三公有詩曰陽
 坡細草折新胎孤島樊籠意轉哀荆俗踏青心外事禁城浮

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僅能聊

縷命百年今日淚沾腮士林傳誦莫不流涕龍胡至閔所再三感誌公

抗言不屈龍胡曰汝國尔和止汝一人乎公厲聲曰汝至我
 國時我獨請斬汝首汝豈不知龍胡嘿然汗將盛陳兵威引
 公以入公方臨食顏色自若進食如常顧謂蒼頭曰汗必欲
 屈我不屈則當死矣俄而列卒傳呼拿公督入設刀鋸以威
 之公步履益自安舒蒼頭恐其激怒勸公速進公笑曰男兒
 到此當從容就死豈可蒼黃失措乎及至庭屹然特立羣胡
 聳膽既解縛而使之跪公曰此膝豈屈於汝乎汗曰汝何為
 斥和使兩國成隙乎公曰約為兄弟而反欲補帝臣我其失

在誰汗語塞良久曰汝既首斥和好則志欲殲我而反爲我擒何哉公曰所執者大義勝敗存亡非所論也即解衣裸體曰聞爾刑殺必行鬻骨何不速鬻我乎仍索筆書示曰

大明朝鮮國繹纒臣洪

斥和之意歷歷可陳而但語音

不相慣曉以文墨控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以直截爲風上年適在言責之任聞全國淪盟補帝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乎況全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理不甚近事不甚當故首建正議欲守禮義者是余職豈有他耶

但臣子分義當盡忠孝而上有君親者不得扶護而安全之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忠孝之道掃地蔑如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天歸游故國快哉快哉惟願速死速死汗使漢人譯而聽之曰難矣哉此人也仍出示公斥和疏曰吾豈不可爲皇帝乎公曰汝乃皇家叛奴豈僭帝位哉汗大怒別囚其隨行奴使不得相通公遂被害世子命以尺帛招魂而送之江都之陷公之妻許氏于晬光晬寅晬光妻李氏一時死朝家嘉公節義特命廩養其親及二女以終其身 孝廟時命錄其子孫贈公官承旨今辛酉甫廟曰褒獎節義非但哀其身歿所以樹風聲以勸將來也

洪翼漢吳達濟尹集等當危急之秋秉義殉節往就死地如赴樂土竟致殞命異域尤可矜惻收錄于孫題給食物可也至丙寅因左議政南九萬啓命贈吏判謚公曰忠正命建祠

祀之祠詳吳傳

○請斬胡使疏

臣日接義州府尹李浚狀本即金可汗補帝事也而浚能以天無二日等語讓而却之臣者來不覺激昂增氣曲踊巨踵者三百而益感我祖宗朝禮義名分炳々不滅猶使操弓武夫維持自守抗厲不撓者若是凜々况廊廟諸臣其不使君父挫屈不使天朝耻辱者豈下於一武弁哉臣自墮地

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妄為而至哉向者賊臣引虜反噬乞和為好縱出於不獲已苟於其時先集弘立之首以明君臣之義使我堂々大義昭揭日星則戎狄雖豺狼亦豈無感聳革心歆艷我禮義之美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為幸倚以為安危之幾其欲左社我臣妾我者實由是耳臣自聞稱帝之說魂欲消而氣欲短寧為魯連之危不忍使斯言褻于耳孔也我國素以禮義聞天下天下稱之曰小中華而列聖世守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乃奉虜偷安其於祖宗何天下何後世何且聞胡差所帶半是新附之臣捷西捷於我既無交聘之禮奚有儼接之道拒而不納可也

入境有日將抵于京訖無廟堂一言臣未知處廟堂者何人
高枕熟睡尚不覺悟也噫身居廟堂恬嬉於平日焉不足耶
以賊遺君禍迫朝暮而猶且晏然不動其視君父之受
侮不啻若吳越人之尋常則虜人稱帝實我廟堂使之也今
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威勢迫脅而強驅之耳渠苟欲稱天
子莅大位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夫誰禁之而必欲稟命
於我哉其所以渝盟開釁嚇我籍口要我立信約將以稱於
天下曰朝鮮尊我為天子者必矣殿下何面目立於天下
其強其弱在於斯其存其亡在於斯臣請亟戮其使責其背
約明言禮義之大不然後亟其首並其書奏達天朝則

我之說益伸我之氣益張矣嗚呼事至急矣凡有血氣者莫
不扼腕張膽而元戎閑坐於山陵聖明淵嘿而深居寂然
無聞乎一事之規畫臣固不識其所以然也懇乞殿下奮
發自勵益振大勇亟執虜使之在館者列於藁街顯加天下
之誅如以臣言為妄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為人臣子忍
見君父受辱於羯奴生亦何為臣雖殘弱猶當一障期殲
於虜鋒耶環東土數十里寧無一人義士即今兩西人心懲
創往日切齒腐心矢不與此賊俱生是誠激義賈勇因風吹
火之秋也惟殿下速降哀痛之教檄召八方之士躬御六
轡面諭大義其為殿下臣子者孰不踴躍後先爭效死綏

之忠哉臣目見危亡之急奮筆狂噉花淚交頤言不知裁○
答曰深嘉爾爲國之誠斬使事似爲太早徐觀所爲而處之
未晚也

○吳學士達濟 號秋潭

公字季輝海州人丙子春金虜僭號來報朝廷既據義斥絕
而崔鳴吉主和愈力必欲送使公乃上疏言執拗逢君一檢
臣敢與公論相爭上以惑亂 天聽下以威制人心云時虜
讐已啓朝廷舉措無可以慰人心者公復疏陳籌策而不見
用是冬公扈駕在南漢及江都陷虜督令 上出城廟議將
從之虜以爲兩國開讐皆由尔和欲得主議者甘心 上曰

寧與同死予不忍矣廟堂不復閱稟直令銓部籍名且使自
首蓋金塗等初欲出質 儲君而士流齊憤其議遂沮故欲
乘時網打以塞後日之清議而惟慮 上心之不從遂出入
內外鼓動衆心且令申景禎等德惠士卒嚙啖 闕門露刃
以脅之朝紳爲之喪氣流涕而已公遂與尹公集詣等司自
首金塗擬以二公及金尚憲鄭蘊尹煌尹文舉金壽翼金益
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琢等十一人并送虜陣旋用大司諫朴
潢議只送二公公之自首也公之凡達升執手流涕曰虜之
所索春初倡義之人公曰雖非首議 主辱臣死分所甘心
臨難苟免吾豈忍乎及辭行宮 上曰古今天下寧有此事

以予爲君事至於此予何以爲懷因泣下嗚咽不能成聲公對曰主辱至此臣等嘗以不死爲恨今得死所何所憾乎上問爾等有老親乎嗣續幾何公曰臣有七十歲偏母嗣續則臣妻纔有子矣上命賜酒曰國祚倘復延活予宜顧恤爾勿以爲念也二公流涕而出會日暮未及出城公具湯沐浴削木以佩曰我到虜陣必直見殺收屍之際可以此驗因就睡從容翌日押出西門滿城觀者莫不流涕而二公神色自若既至龍胡曰若以我爲不足畏大軍之來及窮蹙若是乎二公曰我國服事皇朝殆將三百年一國臣民知有皇明而已爾國既僭大號義所當絕是以吾輩果爭之勝敗存亡非所論也龍胡使解縛拘留復詰曰汝等姓名非吾所聞且首唱豈止洪翼漢一人今若悉告汝可免矣荅曰我有一死而已豈可畏死而誣引他人乎龍胡再三誘脅曰今不熟計後悔難追公曰死非吾所畏吾戴吾頭來當斷即斷更勿爲言虜使一將主之在陣後主者服公節義常加尊敬寢食之具必自着檢終始不懈尹公曰與其備嘗窘辱而死於胡中曷若在我境自裁耶公曰不可人生斯世固有一死二得其所明我節義心即安矣何必效匹夫之諒乎到瀋陽四月十五日也拘留鎖直甚嚴一日龍胡招謂二公曰汝等似非首唱不須殺之汝其率妻累來居荅曰決不可從須速殺我二公出

曰今日虜必殺我屈身之辱反甚於死言笑自若進食如常
龍胡復引入二公厲聲迫脅二公亦抗言不屈龍胡遂使從
胡縛縛引出二公猶回奮罵遂驅出城呼門即渠國刑殺處
也即四月十九日質館宰臣相顧齎咨曰真萬牛難回之人使古官
懇乞收屍而終不得啓聞本朝 上命有司恤其家 孝廟
朝廷贈二公副提學 甫廟丙寅駕過南漢加贈吏判謚公
忠烈尹公忠貞且命立顯節祠於南漢用左議政南九萬之
言也又加贈領議政

顯節祠賜祭文曰哀我三賢并挺一世聯芳臺省勵操董
桂上人英猷爭天勁節孤城風雨倉卒事迫生投虎口命
輕鴻毛龍顏有淚野鶴無涯白雁不來孤魂何處愴昔傷
今欲語則咽文持平趙持謙行

○請討奴賊疏 光海壬辰

伏以夷狄者禽獸之徒自古帝王之區別異類誠有以也方
今皇綱不振夷狄生心羊貪狼狠共噬中原臣竊痛之夫
以殿下之聖挾三韓之衆國步數千里帶甲十餘萬以若
此之勢乘若此之時竦肩續頸屈身卑心欲拜於禽獸之徒
而羣臣不言其非臣竊痛之伏願殿下起黃金之臺招賢者
於國中以雪中國之耻豈不快哉樂毅之才雖不得若假臣
精兵數萬許臣便宜以討賊則臣當磨隙月於白頭之石飲

桃花於豆滿之波履胡腸涉胡血掃腥塵於紫塞獻月捷奏
凱歌報奇勳於宸陛噫宋主事金而胡銓爭之六國帝秦而

魯連耻之臣於今日志不在胡銓魯連之下云

按公時年十四新經已未

虜虜嘗作沐浴之疏而疏未果上令觀疏辭忠憤凜然令人心聳蓋其素所蓄積者然也耳

○寄母詩

孤臣義正心無忤 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

堂孤負倚門情

按公之此行在中道寄家詩此詩即其時寄也

○寄妻詩

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暮今成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濶書
難寄天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

○寄兄詩

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想當彩服趨庭日忍作

何語慰老親

聞者莫不流涕

○尹學士集

公字成伯號林溪南原人丙子春崔鳴吉復行和議恐語泄
奏事時請去承史公聞之憤惋曰古之主和如秦檜者終不
免史筆之誅今去史官其欺 君誤國至此極耶遂陳疏極
言之虜警既至公扈 駕入南漢 上亟定城守許公慨然
言曰 天意奮發國事庶有望乎遂與同志條上急務而首
言和議沮戰之言請取更言和者集示軍中以一衆心既而

聞羣議欲以世子應虜求公與鄭公蘊同登對以爭辭氣慷慨涕泗交下因此輿情齊憤其議遂止公以爲鳴吉在廊廟必復起和議謂三司曰爲今計莫如先去主和者諸人相顧是縮公又陳疏曰當此孤城危迫之日若自我乞和則虜益輕我和不可成惟一意戰守示我可以有爲然後和可議也朝家又議送牛酒于虜陣公爭之曰廟議欲送一使名之以歲餽假之以偵探上欺天聽下瞞羣情城下之盟北轅之羞僅一髮甬言之痛哭今聞勤王之師齊到近地中外合勢決一死戰則三軍氣必倍矣願一意戰守焉廟議竟送牛酒虜不受且言汗率大軍來廟議又欲遣使起居公又爭其

不可時城圍已急國書將用臣字公遂力攻主和者請加重律且言三司負君徇默之罪不悅者指公爲浮薄好名必欲危中之反虜書來極恃慢公上疏曰致此凶書皆鳴吉之罪昨見荅書非和乃降爲人臣子忍製此書乎上將出城公欲碎首爭之吳公曰大事已去吾儕當自靖無怍而已虜索斥和人公遂與吳公被執北行死於潘中語詳吳傳當公之入辭行宮上曰古今天下安有如此事甬欲使君上守正而竟至此境今日事予安得自由耶仍問公父母妻子公曰臣有七十歲祖母與三子俱就臣凡祭任所今聞陷沒未知其生死也上曰慘矣慘矣公曰殿下出城之日城中軍民不無

乘時叛亂之患願留世子鎮撫焉 上曰汝方就死地而猶有憂國之言耶見爾無辜而就死地予之情事可忍言哉出城之後予之存亡亦未可知若能自保爾之妻孥予當顧恤公流涕而出 上亦閉門痛哭矣

帝聞朝鮮諫臣以尔和事拘繫燕獄為營生祠致祭

見吳集

春秋之義列國之臣尊尚京師自稱陪臣盖定分也天經地義民彝之大者有違則禽獸也彼三臣能以死明其心天經地義民彝賴以不墜豈不感哉又按尹學士祖父龍陽公暹其兄府使榮俱殉節洪學士掃與二子及子婦俱遇虜不辱而死尹之義有所受洪之義有所授豈非我

列聖及 皇上培養之致同時如金清陰鄭桐溪諸公亦同有春秋大義哉又唯我東禮義素明當時立懂之士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許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勝計其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如尹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 崇禎辛亥七月

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丙子春虜人始以偽號來報士大夫爭上疏斥之其義甚正及南漢之危獨吳洪尹三學士為虜所害悲哉我國之於 皇明君臣父子之義素定無可逃矣向靡三學士首秉正義視死如歸以存天下之防者其何以樹風一方有

辭萬世俾 國家不失禮義之補而卒能有符於春秋尊
周之旨焯々如是嗟呼賢哉 崇禎紀元後甲子六月日
潘南朴世米書

○哀三學士詩

丁丑年間事忍言孤臣同作虜庭魂精忠欲樹三綱重奇
禍終成萬古冤許國已忘慈母愛臨危不負 聖君息漢
家日月猶依舊應獨分明照九原

○鄭桐溪蘊

鄭公字輝遠草溪人平生以大節義自任有壁立千仞之操
丁卯西聳 上駐江都 世子今朝南湖公方家居行且奔

問虜騎方橫子弟慮其不建請赴分朝公叱曰觀望便利非
臣子義直赴行在首言和議之非及弘立之罪丙子春虜釁
已啓公在玉堂上劄請下教親征進駐松京且陳禦侮之策
時議已以爲迂十二月以吏叅扈 駕入南漢時廟堂主和
甚力元帥金自點引軍隱避公抗疏請正賣國遺君之罪及虜
索示和人公請以身先之 上惕然命止之上將下城公痛
哭曰 主辱至此臣何敢愛死遂題詩曰生世何嗟憾三旬
月羣中一身無足惜 十乘乃云窮外絕勤王師朝多賣國
亮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炮聲四震如雷動撞破孤
城士氣涵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號從容題贊曰 主

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 輦出降余實耻
之一鈞得仁視死如歸遂正其衾枕而卧拔劔刺其腹侍者
開衾視之刃没腹矣拔刀鮮血逆流氣略々絕者良久上
聞之斯惻遣醫救之羅叅議萬甲往見公笑曰讀古書不鮮
其義今之不死誰謂之詐死可矣古語云伏劔而死伏則犯
五臟仰卧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劔之義了無戚々之
容 車駕出城公口呼一劔以陳處變守義之道二月卧篋
輿而南不處其家曰吾不見死於南漢何面目自安妻子之
奉遂入金猿山結茅靜居耕山種秫以自給每歲搜不復近
新曆題丁丑曆曰 崇禎年號止於斯明歲卯堪異曆披從

此山人尤省事只看花驗時移離兄弟屏妻子獨處窮山之
中嘗以不即死於圍城負罪引慝不鼓湏臾志至辛巳卒上
遣官賜祭文曰忘身循國終始如一遭罹變故退藏圭華循
經守義乃心王室天胡不憝而有斯疾 孝廟時贈判書宋
九齋時烈謂公忠誠貫金石義烈爭日月風采激勵頽俗大
節聳動一世遂請謚曰公忠正 樂翁林真愆輓曰
吾東元氣寄先生天理天倫賴以明勁舌剛腸金石裂精忠
直節鬼神驚猿山尚帶 崇禎號某里猶存處士名俯仰
百年無愧怍想應含笑入佳城

○亦胡使疏 按初本所載丁卯亦和疏亦甚剴切而此編務為省約故姑刪之耳

臣得接邸報知金差恐喝之事其定號等語實是大悞極痛
之言也噫大義所在如青天白日三尺之童亦能言之况備
局之羣議 聖明之英斷乎然於答書之際不示以峻截之
意而有低回苟且之語則彼必藉口以爲朝鮮亦不以爲不
可也以此播聞於天下其將何以自明耶一失其辭萬事瓦
裂此臣之所大憂也至於西遼新反中國是父母之賊子也
當以大義直斥不可苟於信使之列彼雖外示怒色亦知我
國之有人矣

○山城劄

臣竊聞使臣之行有以稱臣陳乞者此語誠然乎若果有之
必是崔鳴吉之言臣聞之不覺心膽俱墜嗚咽不能成聲也
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諂乃一降書然猶不書
一臣字今若稱臣則君臣之分已定矣則將惟其命是從彼
若命之出降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 殿下其將北
去乎命之易服行酒 殿下其將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
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從之則國已亡矣 殿下將何以處
之乎鳴吉之意以爲一稱臣則城圍可解 君父可全設或
如是猶爲掃帚之忠况萬一無是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
安有長存而不亡者與其屈膝而存曷若守正而死社稷乎
嗚呼我國之於 中朝非若麗季之於金元父子之恩其可

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
王鳴吉欲二其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病力弱不能
以手板擊之而不欲相容於同席之間伏願 殿下痛斥鳴
吉以正賣國之罪

○第四劄

按第一第三劄亦皆陳義深而大意只是
一事貫串并錄之為汗漫故亦刪之云耳

伏以臣之自決政為不忍見 殿下今日之事一縷殘命三
日猶存臣實恠之嗚呼鳴吉既使 殿下補臣出降君臣之
分已定彼若求 皇朝之印 殿下當爭之曰自祖宗受用
此印將三百年此當納之 皇朝彼若求助 天朝 殿下當
爭之曰 天朝父子之恩清國亦知之教子攻父有闕倫紀

非但攻之有罪教之攻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凶狡亦必諒之
伏願 殿下以此二者爭之不已無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勝
幸甚

○金清陰尚憲

公字叔度安東人丙寅樞島都督毛文龍誣本朝公偕洪
茂績賈咨陳辯在京師聞本朝被寇願請援救 帝令撫臣
將輕騎直搗虜後而文龍又誣奏有朝鮮導虜之語公又反
覆訴下復奉 聖旨仲雪以歸旨有曰陪臣金尚憲等具見
輸誠可嘉云公既歸虜已結構而去公上疏曰城下之辱所
不忍聞今來國書必有慢悔之辭請命謝遣以絕後患且曰

我國羈縻之計天朝知其事勢之不己而容或怒之若用中朝物與虜互市毛師構誣之言不幸相符此將何辭以辨之今之議者多言凶賊密通其勢可畏天朝寬大必不我責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豈可恃父母之慈愛而忽於敬謹畏盜賊之浸凌而不顧大義乎諺曰雖有慈父安知不為虎萬一天子震怒廷臣齊憤白簡之辭嚴於斧鉞詔敕之旨赫於雷霆則宗社雖存禮義先亡天日之下面目何施戊辰上招見金差許令椅坐公又陳疏曰竭東海之波未足以雪此耻而虜見我國惟言是從益長其慢侮之心亦將禽獸之而必從無違乎雖兵至城下事決存亡猶以伏鈞決死爭之我國所以維持者以有禮義名分也今不能守之則是與亡國無異此胡銓所謂不戰而氣自索者若殿下大奮發大變革則豈以千里畏人哉不然而徒以含容遜順為保國之長計則國勢浸之日入於左社之域矣丙子春公又言和之不可恃請設西鎮以備禦廟堂不用公遂解官歸鄉及聞遼遽與妻子訣顛仆入南漢時廟議欲質世子許稱帝公大言曰建此議者吾當斬之誓不與共戴天日廟堂製國書有一洗舊習舉國聽命之語公取其書手裂之失聲痛哭聲徹大內責鳴吉曰何忍為此鳴吉曰豈以公為不可蓋出於不得已也兵判李聖求感怒而言曰公雖得後世重名奈吾君宗社何

公何不出城與賊抗義乎公從前介和使國事至此公可往
虜中矣公曰我有一死而已尚不得自決君何不縛我出給
耶嗚吉微笑曰令公裂之吾輩當補之又曰此公扶而去之
可也公因痛哭請對憤氣填胸涕泗交頤良久啓曰今日之
義不可兩立請先殺小臣 上遽止之曰卿何為若此予非
為一身計上為宗社且不忍舉族就滅公對曰臣言乃所以
求存也昔靖康二帝為虜所馱辛苦沙漠雖恨不死宗廟之
下何可及也今若誓心死守豈無為國效死者若天心終不
悔禍則歸見 先王無愧也既退遂決自靖之計絕粒六日
自分必死 上將下城公痛哭因自縊羅參議萬甲往救之

命將絕矣公又取束袴之皮以結項羅公又救之會廟堂將
執送介和人公始進食曰我若先死人必謂我欲避虜中之
行遂詣闕待命上使之安心退去 上還都公與歸忠原轉向
安東嘗彷徨中谷泣血長吁時朝廷錄扈從功公力請丐免
仍疏陳克勵薪膽毋忘父母之義 柳碩李道長李桂等論公
以洋議誤國要名志君抽
身遠走耻事小朝請置
重律批臣李海昌救免 已而虜徵兵甚急公又疏陳大義會
有泄之潘中公與曹公漢英被執北去既至虜設兵衛置昂
鏹以威脅之公閉目箕踞抗勵不撓 世傳汗設昇奠膏以脅
公奮身赴湯汗自起救
之虜相顧嘆曰此老難此老難每言必補老爺遂幽囚危辱
令朝夕俟死二公相與賦詩以自遣忽有杜鵑來啼人異之

公詩曰正午城門哭杜鵑聲哀恻倍悽然天津夜半聞猶
恠何況黃沙白日前十午春始悵界上拘留癸未賊燹在虜
許國陰事陰事報報
盜奏事也謂公為皇明守節遂枷杻以去與白江
李敬輿邊川崔鳴吉同拘北館華人張文衡謂我人曰爾國
一尚書二閣老以事閑天朝并繫北獄東方節義天下無二
令人起敬甲申始得東還僧畫丹心菊以贈曰老爺向君
丹心與這一般既歸遂屏跡山野絕意世事至 孝廟嗣服
首起公為相慨然自挽世道清中原為已任士林想望以為
文治可復國耻可雪有奸細者潛綫彼中於是北使六出恐
嚇萬端上親自彌縫之公遂解官家居而卒贈領議政謚文

正曹公漢英哭之以詩曰石室清風掃翳氛至今東海有乾
坤李公端相挽曰五百年来得我公茅凡高節首陽同長懸
白日明天下獨灑清風滿海東一代典刑存大老三朝建退
見孤忠堂太史波濤筆宇宙名垂簡策中 公在燕日畫
工蘓杭人孟英光慕公大節欲寫真貌公每避之孟師遂吐
而去

○此老難曲

公之孫壽恒赴燕李公
行進贈以此詩云耳

李行進

此老難誰如此老難殷為墟夷齊餓死首陽山秦欲帝魯連
誓蹈東海間皎皎此教子何如此老難孤臣萬里白首拘孿
四面鐵騎如重圍不揖閉目而箕踞叩之不動問之不語胡

李行進

三

人相謂曰難乎難乎此老難此老之難於上青天上林白
鴈不須待北海狶乳何足云聞道此語入管弦胡琴琵琶與
羌笛君今使向燕中去側耳試聽此老曲

○鄭學士雷卿

公字震伯溫陽人丙子抗疏作和及南漢事急廟堂欲以公
應虜人之求會有言者免焉公以文學請陪世子往潘中
見與尹諸公劾憤懣悲痛義形于色欲速肖之嘗遺書吳
公家曰吳公遇害人間寧有如此冤慘乎生而敢諫死而成
仁在長逝者何憾焉每念其老親妻孥若刃刺心時運若此
作倖虜庭早晚一死若不如此友之彰明得所安知後死者
不為先此死者所悶哉後公密謀誅鄭侂壽及龍馬而胡事
泄被執公辭氣從容視死如歸有詩曰三良昔死遠河濱閔
塞浮遊夢有隣今招河震添新伴共訪令威作主人虜遂磔
之

○李竹窓時稷

公字聖俞延安人丁卯講和公以正言上章曰百年禮義之邦
堂：千乘之尊豈忍與犬羊盟況此賊與中朝為讐言子雖可
死忍與父讐好寧國之可亡和不可許丙子在江都常以弓
絃自隨曰是余殉身之具城陷與尹彞善烜宋主簿時榮皆
就死遺書寄其子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惶恟背國偷

生宗社淪沒萬姓魚肉况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活甘心
自決殺身成仁俯仰無愧區區遺願在爾善述至戊寅上命
建祠賜祭文曰鴻毛泰山取捨從容臨絕島文抽肝瀝血文
山題贊今古一轍禮義之邦有辭天下

松郊李蔡挽曰臨亂忘身李聖俞醜顏吾輩尚全軀百年宗
社誰能守千古綱常于獨扶名與甲江流不盡氣隨摩岳聳
無癯熊魚取捨知輕重重感平生烈丈夫

○尹八松煌

公字德輝坡平人性剛毅有大節丁卯虜亂公以司諫請斬
倡義去邠者和議將成公請斬主和誤國之臣逗撓特瀆之

將又請斬虜使有名和實降之語上大怒斥以凶慘賴大司
諫李蔡申救得解丙子春上疏曰醜虜以惡逆加我不售而
歸必鴟張豕突惧我以兵不及此時竭力自強一朝倉卒終
不免聽其所為則今日抗義適為空言實禍之歸願亟下哀
痛之教使八方曉然可知 殿下大有為之志然後焚江都
行宮進駐平壤以示必戰無退之意則忠義之士羸糧景從
孰與畏約無窮卒以禍終我足冬虜果大至公與二子馳赴
南漢及廟堂欲送斥和人公上疏待命上曰予無此意千萬
安心公在體府奮言以身自當口呼韻語與同舍訣遺書諸
子處置後事親故來相哭別公夷然不動子文舉請代父行

當事者議并執送物議咸憤以爲自古固有滅亡之國安有
執忠義之士以快敵人者哉縱不得已虜使只索一二人必
欲駢送諸人獨何意歟臺官又有爭於體府者公得免焉上
還都倖相悍弁仇視士類將魚肉之覷上意不果止配中途
公深居杜門仰屋長嘆以不赴虜陣爲沒身之恨明年還尼
山丙舍及聞朝家有助兵之舉自此牢卧一室足不出門因
感疾却藥而卒

白江李公挽曰誰云少似朱雲人勁節如公邁漢臣倘使當
年容汲直冒教今日卧吳薪英雄有淚沾襟滿良史無私汗
策新一片三韓乾淨地荒原獨保大明春

遺稿序

○金清陰尚憲

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物性尚然况於人乎是以君
子不以人不知廢其行不以世不用廢其言嗚呼其亦鮮矣
當崇禎丙子之歲國運中否若天地閉而風雨晦于斯時
也未見有一人倡言以救其危獨八松尹公勲之懇之前後
所陳封事累千萬言慷慨奮發無少撓奪雖終格不行而士
氣聳動莫不日星其名而金石其言蓋以片言隻字皆從忠
肝義膽中流出也使公言而見行則可以制亂於丙子之前
使公言而見思則可以雪耻於丁丑之後前既不能用後反
以爲警無異乎國事之亡救也

○李松郊祭

公名黎宇文伯孝寧大君補之後也丁卯虜入寇公以大司
諫疏介主議去邪者指為忠國之罪人仍請進御坡州上極
是其計而不能用及虜使劉海來李貴崔鳴吉等請上接見
公曰以堂堂千乘之尊親接犬羊之小醜是為莫大羞辱又
與大司憲朴東善合啓曰十三聖陵寢二百年基業皆在臨
津以南殿下勿謂賊兵已迫而付之無可奈何之地又勿
以要和緩我之虛言而拋棄天塹必守之地弘立蘭英等俱
至金塗具宏張維等請上親接公曰弘立是降賊之反臣
賜之坐而見之羞辱極矣况聞胡差欲與抗禮終必至於

不忍言之地而後已 祖宗在天之靈天下後世之人謂
殿下何如也君臣上下背城一戰同死社稷而已豈忍甘心
以受辱乎上決意不見而當事者固請不已公又合啓曰嗚
吉本以斗筭之才專擅軍國之事早定去邪不守臨津欲售
已見箝制公議凡系討賊之事一切責以迺恠乃以狡虜為
質直可信降將為忠節可尚竭一國之力以充谿壑之慾屈
千乘之尊親犬豕之醜凡有血氣莫不痛惋請命遠竄十餘
章不 允時劉胡復來以絕 天朝去正朔為言公啓曰此
天經地義截然不可犯者寧以國斃豈忍為此廟堂請依揭
帖之例公伏閣以爭曰此非如送質贈幣之比以揭帖為名

而不書年號則彼將誇示於夷夏之間謂朝鮮背天朝去正朔何以暴其不然而有辭於天下萬世乎不思大義之所在苟冀目前之無事臣竊痛之虜請上莅盟公曰上若親莅是與絕天朝無異矣上曰兩司長官其聽予言上有宗社下有生靈今日莅盟非予樂為公曰殿下扶植倫紀之君今乃若是更無可恃面責李貴曰公每順旨河諛誤此大

事貴怒詬不已上責貴而慰公退啓曰今日之事尚忍言哉大臣吳允謙 李廷龜三司國人皆曰不可而一二無識者力主此議至於引入犬豕焚香誓天此乃天下萬古之羞辱一國臣民之至痛天地神祇必且戚之於冥之中矣此臣所

以痛骨腐心大聲疾號而連章未停誓事將完臣何面目

苟冒言也

又啓曰李暉稷莅盟議勘終始擔當至以尊垣高處誠心誓盟之說張皇炭惑無所忌憚請削官不

叙公於行朝竭忠奮義隨事死爭至於蒼黃之際論陳備禦之策雖籌臣熟講者無以過之辛未言事見黜丙子扈駕入城除撫守使知時事無可為與同志人握手痛哭而已及上還都具宏請斬尹煌公疏曰臣丁卯介和之人近來長在外邑若使臣在可言之地尹煌諸臣之言其不發於臣之口乎臣之本心猶夫丁卯獨脫罪案寧不汗顏自是杜門歛跡語及南漢事輒慨然流涕曰自此不敢復言士論矣每中夜誦文山對策胡澹菴疏未嘗不擊節悲吒北使之來延勅見官

等禮一切不參凡公簿不改 崇禎年號嘗於國家細事不肯嬰念曰左社之白寧暇為屑之事耶及卒石湖尹文舉以詩哭之曰

大夫正立當霄漢先子同期指暮年萬古綱常懸日月一身天地屬迤邐泉臺執法應相見天下平昇倘可傳梁木已催吾道喪白衣門館痛纏綿

○尹薪谷祭

公字信伯南原人丁卯講和公上疏極言其非是年登第丙子外補南陽時國家與虜絕和公應旨上萬言疏語觸時宰寢不行娶婦妾禽之夕聞有虜警言蒙夜馳還 上已幸

山城外內不通公對衆大哭激以忠義欲與李時稷趙翼等倡起義旅寇狎至軍潰賊執公迫之使跪公罵曰頭可截膝不可屈賊欲誘脅以去公曰寧死不從須速殺之賊怒亂刃交下身無完膚以絕一奴一僮從死

國吾等亦豈忍捨公而去乎遂從死

公使奴僮去泣而對曰公有老親而尚奮義死

○洪懶齋命耆

洪命耆字元老南陽人庚午申得淵使虜失對公疏論辱命之罪請以賜虜歲幣分予西民以奮勵之專意戰守丙子為西伯上疏曰築城固禦足以自守而閉關絕使無畏於彼與其歲增皮幣剝民膏奉寇讐者功相萬也上雖知公忠而

帝制和議竟未施時龍馬西胡自京奔還公上疏請斬之公見朝廷恃和忘備憂憤成疾或言公行何不自愛公曰時事如此寧私七尺軀乎上軫其病賜高方煖帽公方搜乘練士以警戎行而寇已深矣兵使柳琳請無輕動公拔劍斫地曰君父危迫敢發此言乎遂進兵遇賊力戰而死後贈領議政謚忠烈

○申東淮翊聖

東陽尉是象村文貞公欽之子一號樂全堂

公字君奭平山人丙子以摠管入南漢每言自古和議乖事請責勵諸將以示必守上自巡城問公曰此可守乎公曰上無搖動之意下有敵愾之志則可守上為之動容柄

臣請和益力要質儲聖公言世子國本決不可許請亟焚虜書定戰守計李聖求大言主和面斥清陰公撫劍曰如爾者吾欲以此斬之上將下城公曰雖不獲已中朝不可絕糧島不可攻國寶不可送辭氣激烈涕淚被面天顏慘然首肯而已柄臣以公異議去名從列公夜半叩閤請曰脫有非常請以身殉上許之及都柄臣以尹煌等浮議誤國請加竄配公請與同罪不許公自此屏居轍朝時胡酋使本朝紀事立石上命公蒙額公耻之以病辭不悅者洩之潘中謂公為皇朝守節會賊娃被拘虜中許國陰事覲以自解因告公及第翊全金清陰李白江李白洲明漢崔遠川閔監司聖

徽心在皇朝密通使价悉如陰洩者言於是諸公并被拘
去囚瀆獄見者無不氣恨公夷然不少變世子爲之救得
釋既歸猶屏居郊庄考終

○李白江敬輿

公字直夫完山人丙子春胡使犇歸廟議將邀還公疏曰大
義所在存亡何計既據義斥絕義聲少著而遣人強邀還如
匹夫之乞哀寧以國斃何忍爲此臣願一意刻厲毋以羈縻
姑息爲計惟以雪耻圖存爲念云是冬胡果深入公在圍城
中每抗言死守之義戊寅又疏陳薪膽之義上雅知公至
誠寵納之癸未胡以公等密通天朝拘執以去幽之凍館

威詰百端公終不屈虜遂遣還至甲申公啣命之燕以我
國不捧渠敕而投公以職遂拘囚不送危辱萬端賴世子
申救得還孝廟嗣服起公爲相命乘肩輿入闕手批有曰
至痛在心日暮塗遠尚冀大人君子之有以助之也云未幾
卒

○羅鷗浦萬甲

公字夢賈安定人丙子公在田間辭毋赴難遂抗言曰若信
詐和許質世子則臣當碎首馬前且言賊遠來必疲募士
奮擊可以得志諸將不用賊要得斥和人甘心柄臣指名十
餘人公大言曰諸公平日自許如何獨不畏後世議乎由是

多得脫初領相金璽力主和朝廷隨而和之公獨曰金汗雖
自帝其國何預於我不量兵力先失羈縻非計僥倖謂公巽
軟及在圍中前日大言者反附和議而公每陳死守之義嘗
曰保民生守綱常皆隨時從道也和既定公與參議李敬
輿至上前主前議益聖言於柄臣曰設令城下 皇朝所賜
誥命國章不可與皮島天兵不可攻主和者唾謂公曰何不
詣彼自言公正色曰使備行人行敢辭也及胡以世子西
行公執鞭痛哭衣袖盡沾已卯聞國家助兵瀋中歎曰三
百年君臣之義到今絕矣悲憤不自勝感疾而卒

○尹魯西宣舉

公字吉甫坡平人八松煌之子丙子虜使特蒙胡書來欲
共尊虜為帝公在太學倡諸生陳疏請斬使焚書世以陳東
比之李廓等之瀋中值虜僭號受賀脅使同參公與趙公
復陽上章請斬之仍極論廟堂和議之非計遂夫虜難江都
失守公以不得與諸公殉節為至恨 公友金益兼權順
長同時委命云耳 永矢
自廢屏跡山樊遭遇 孝廟旌召累至而久不起尤齋宋時
烈題三學士傳曰至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如尹公諸賢者
同歸一致皆不可遺也及其卒祭以文曰眾流奔趨砥柱不
傾兩儀昏蒙一星孤明 公嘗曰吾之不處江都
以有老父不忍便永訣也不仕今日以有國耻不

敬易所
守也

斬虜使疏

伏以賊以不忍聞之說加我而朝廷輒待以聘使已失誅討之典矣今若作之不嚴是使萬古綱常因以斁絕匹夫無義尚不能自立况千乘之君乎

○俞市南啓

公字武仲杞溪人丙子在圍城中見廟堂勸勦同措公與尹公集條上戰守急務不報金塗請質世子公合啓曰汴城中若早斬李邦彥白時中不必有青城之辱今日世子出城明日則必請殿下出城兩聖既出之後臣未知此輩之計爲國乎爲身乎上曰國事至此汝勿復言天顏慘然流淚

滿面公亦涕泣而退又力言宜及時決死戰若賊援大至則更無可爲者廟議一切乞宸公啓曰虜將要兩聖出城殿下其從之耶請親御國門焚其函書諭臣民以死守之義則恢復可望矣上曰年少輩不能遠慮致有今日更勿多談及國書稱臣公欲與尹公死爭吳公止之世子令曰大駕不可出城介和人不忍執送吾欲往塞其求公進曰邸下旣出則賊必以爲大駕亦可迫脅而出決不可嘗試是夕金塗李聖朮相議欲執送介和者數十人公上章力爭曰若不斬此輩以正無君誤國之罪請先斬臣頭以快其心寧爲陳東之死誓不與此輩共立云及世子北行公執轡

哭之 世子亦泣下具宏申景禎等請治斥和諸臣誤國之
罪公亦流配林川兩司爭之不能得 孝廟末年累進修攘
之策 顯廟初亦贊繼述之義甲辰終

○李青湖一相

公字成卿延安人月沙廷龜之孫丙子以獻納上疏斥和指
論崔鳴吉送使之失有上負天朝下欺吾民等語及斥和成
廟堂以公浮議速禍致誤國事遂編配中道後官至判銓

○趙樂靜錫胤

公字胤之白川人丙子陳疏斥和及和成廟堂以尹煌等浮
議誤國分等竄黜公上章自列曰終始斥和莫如臣者倖免
苟容焉可耻請與同罪不許後官至叅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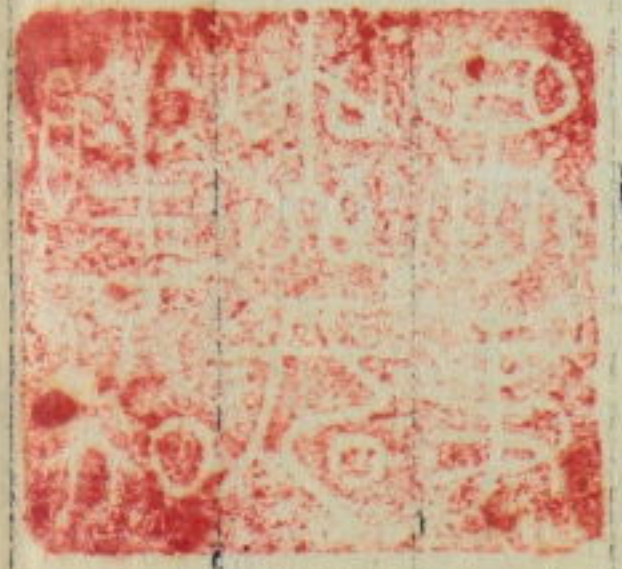
○李惕然

公字省吾全州人丁卯虜變奔赴 行在痛哭陳疏請斬主
和誤國之臣書三上不 報特命授職公辭不受還嶺鄉後
官至叅議

李惕然

尊周錄

尊周錄卷之三



尊周錄

三

